

水心先生文集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四

前集

奏議

章貢黎諒編集

始論一

有天下之大必盡天下之慮不盡天下之慮鮮無患矣
太祖太宗受天命身自剪平者七國盡有漢
唐之天下惟燕薊前入契丹力未能復而趙保吉兄弟
亂西方靈夏繼陷其後耶律浸驕繼遷始自立邊
益警備矣當國事者不復深究始末直以中國既大
也道德既富也患不能保境土息人民而已豈不足
於二陸之區區哉非惟不務討伐二虜以定西北之
疆域而乃反行聘使封冊以申百年之誓信屈意而
奉幣帛專方而守和好同此者爲正論異此者爲浮

薄方其盛時南北相爲兄弟而天下無兵安寧久於
前世自以爲天下之慮盡於此矣然而憑悔不除芽
孽終在小人因其間隙倡復燕之謀前募始鋤後患
隨出民心未變而國家之守離矣始也誤委三鎮而
兩河諸城猶以死固拒太原之帥猶力竭而後就擒
建炎嗣統獨已失者河東耳其他固在也大臣怯懦
不能當日夜以謀退卻於是二年始盡失河南北
紹興元年又失京東西三年又失五路此非有叛將
亂臣據而與我爭衡者也劉豫乃自女真援立之爾
又黏罕死僞齊廢虜用事厭兵舉數千里之地以還
我夫不戰而得數千里地天誘之也然一旦兀朮背
盟苦戰則所爲分畫者纔江以北淮以南而我亦莫

敢較焉至顏亮屠隕北方潰亂歸義之民處處屯聚
京東西秦鳳熙河州縣相次而復中國之威庶幾振
矣然宰輔無狀踵失策繼舊盟卒亦黽勉割四要郡
畀之徒使中原遺黎飲泣內恨絕望於我夫我不能
守則民雖不爲變而終以分裂我不能守則地雖已
得而終以失之其故豈有他哉始慮事之不盡而其
患至此也慮事不盡使百七十載之天下不因民之
怨叛而直失其大半隘處江浙以爲南北之成戒六
十年矣嗟夫是已往之事不可追而悔者也方來之
慮不盡則天下之患又將有甚於此者豈可坐而講
堯舜三代之舊洋洋焉熙熙焉而不思夷夏之分不
辨逆順之理不立讎耻之義一切聽其爲南北之成

形以與宋齊梁陳並稱而已者乎成敗瞬息也得失
反覆也何常之有慮不盡則昔之天下雖大而不能
守慮之盡則今之天下豈惟能守之而反可以取之
矣故以一取百帝王之慮也以一取十霸強之慮也
以一取一必至之慮也加以思夷夏之分辨逆順之
理立讎耻之義又取吾之所失而非冒彼之所得也
愈於必至之慮也夫以一取百以一取十其難明矣
然取之者慮之盡也以一取一其易明矣然不取之
者慮之不盡也今將盡天下而慮之而後以一取一
者可得而見故不可以泛辭舉不可以偏說定不可
以遠事言也

始論二

不盡天下之慮而終失天下之大計此最大事不可
不極論也古之所謂忠臣賢士者竭力以行其所知
言欲少行欲多言之若粗行之必酬故人莫敢多言
而精於力行今世議論勝而用力寡大則制策小則
科舉高出唐虞下陋秦漢博合牽連皆取則於華辭
耳非當世之要言也雖有精微深博之論務使天下
之義理不可踰越然亦空言也蓋一代之好尚既如
此矣豈能盡天下之慮乎有大利必有大害為國者
不敢專大利而分受其大害以人參之使其害消昔
之帝王莫不然國家因唐五代之極弊收斂藩鎮
權歸於上一兵之藉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
為之也欲專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廢

官而用吏禁防纖悉待與古異而威柄最爲不分雖然豈有是哉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宜其不能盡天下之慮也自趙元昊反重之遼人求闕南地天下之士始稍奮發深思遠慮以爲之說然而內墮好尚之多言外徂法度之自利未能得其中也不幸熙寧改法之事起自是以迄於宣和之末靖康之初士大夫爭法之新舊辨黨之邪正鼓爲烈焰漲爲洪流而已過此何暇言之是又熙豐之後因於世故之紛更而不能盡天下之慮也靖康之難至痛極憤此上下深謀不知寒暑寢食之時也而苟目前忘大辱者為南自南北自北之論視宗廟君父之讎

如疥癢之在身忍而不搔無害也明示禍福以劫脅
衣冠舉悅首而奉虜故二十餘年未有思慮於飲
食刀筆之外者况其遠者乎是又紹興以來爲小
人之所挾制而不能盡天下之慮也陛下總權綱
執樞要責功能課勤怠崇實用退虛名審於攷察謹
於遷叙破流品以求人才右武官以率勇敢天下靡
然知上意而從之矣然而懷欲爲之心者以無所爲
而消縮負妄作之累者以有所托而回容利惟謀新
害不改舊取民者已困矣猶以爲仁政趨事者已弊
矣猶以爲良法國無駿功常道先喪士無奇節常心
先壞俗衰時迫誰與謀長是又隆興以來不能盡
天下之慮也自非深觀遠覽論知前失而不諱堅志

強力獨行所難而不惑當爲則爲毋以爲昔未嘗有
當改則改毋以爲今方循用除百年之宿蠹開興王
之大道計歲月之舉措求日新之功效明發慷慨同
於飢渴庶能盡天下而慮之乎故臣願條列前後之
源流疏陳當今之本務成敗得失皎然而不亂所以
佐聰明之一二者也

取燕一

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追論靖康之失亦必曰
取燕雖然究利害之極以定今日之大計不過取
燕而已何謂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自石晉割而
不合太宗征而不定趙普田錫王禹偁之流固嘗
以志復幽薊爲非矣至景德約和而中國之人遂

以燕爲外物不置議論之內及慶曆中劉六符反索周世宗關南諸縣富弼爲之設辭增賂而後僅止其後蕭禧辨理河東疆域又舉數百里畀之而王安石韓絳不之較也況於王黼蔡攸之佞庸乃欲必取異代已割之燕卒於失信契丹取侮女真以貽大變此所謂致靖康之禍者然士大夫特泛言其粗耳未能知其實也何謂實白不能取燕而已使契丹政令猶強社稷猶固我獨抗宿憤勞累戰雖得燕薊而財竭民怨內潰外擾遂以失國若此而謂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可也今天祚地喪於外位奪於內竄身夾山死亡朝夕其國滅矣因時拯亂湯武之業也疆理天下舜禹之政也紀律粗嚴將帥粗厲乘時

以取全燕收拾漢唐之遺民何為不可夫堅守重誓
於既亡之契丹不知女真一旦襲其迹以陵我當是
之時王黼蔡攸所不論也以韓琦富弼之謀何以處
之乎种師道既敗劉延慶又敗蕭后變離不以折北
不支女真之潰兵輕突我師若無人焉其所為用衆
者如此遂禱女真納賂以巨百萬計所買者山前六
郡之空城乃以王安中與郭藥師降虜共事竭中國
事力以饋常勝軍山後之地往返論難不決而郭藥
師挾女真以南矣由是言之其禍在於不能取燕而
非取燕致禍也夫不能取燕而命之曰取燕以是致
禍是昔日之敗事既然矣未嘗得燕而猶曰禍在取
燕是今日之繆論未解實至最大可不畏乎

取燕二

何謂追論靖康之失者亦必曰取燕計之失也可
補者補之可懲者懲之當其時而悔未有猶悔於數
十百年之後者也幹離不黏罕之交至也兩河陷沒
京師傾敗士大夫歸禍於取燕無足怪也雖然取燕
誠有罪矣救取燕之罪者不可以歸罪而逐已也而
耿南仲唐恪范宗尹則始終割地而已揚特則為悠
緩之辭欲徐論其當而已胡舜陟則欲積誠意以待
上天之悔禍而已許翰則請委事於神師中謂劫寨
之失在於用猛將而忽老將兵非不可用而已若此
者可以救取燕之失乎及建炎南駕維揚遂來江
制則天下之患益急而昔者取燕之事浸已遠矣然

士大夫猶追論取燕而不置微宗凶問至 光堯下
哀恫之詔猶以海上之盟字釋本意以謝天下是論
者惟知咎取燕之失而思所以救之者請和而已嗚
呼至於今日而 靖康之禍六十年矣而所以咎取
燕之失者猶在於論者之口問其謀曰無虛畫也問
其兵曰無輕用也問其所當施於國之大計曰姑目
治也問其 祖 宗之讎耻曰天命也凡若此者豈
以一取燕之失遂數十百年而不可救也乎昔魏冉
攻齊壽綱范雎以爲失計則取韓魏以救之酈食其
請立六國張良以爲敗事則發八難以止之魏太武
幾獲於統萬遂滅赫連周武帝幾死於晉陽亦滅高
延宗唐莊之取梁亦僅兇之筭耳乍合屢散忽來驟

往勝負無常自古而然矣豈猶致恨於取燕哉

取燕三

何謂究利害之所極以定國家之論亦必曰取燕唐之中世燕薊先為叛臣據有其地以至於亡及石氏分畫以奉契丹彼匹夫盜賊之下者耳以救死之策冀非所望是烏知天下之常勢哉使契丹坐全燕以制中國石氏竟不及守而開胡虜長驅渡河之事及周世宗未能克定而本朝獨當失燕之禍 端拱以後至於咸平京師壇壇常有戎馬在郊之憂而齊趙之間殆無寧歲寇準曹利用始創和約出金帛以啗之而後少安 慶曆中謀欲敗盟范仲淹謂虜必張犯闕之勢請亟城汴都而呂夷簡因建魏為北

京示將親征以伐敵情者卒至於增弊卑辭而後已
蓋渡河祀闕 開運之已試景德之僅免而其覆轍
常存由是言之 靖康之禍不特群儉階亂之所致
而國家之弱勢固使之久矣夫燕薊中國之郭郭也
河北河東中國之闐闐也弃其郭郭而設扞禦於闐
闐舉一世之謀慮皆自以爲可以久安而無他此賈誼
所謂非愚則諛非實知治亂之體者也且秦一六國
而攘匈奴築城以隔之秦漢之天下豈唐虞三代戎
狄錯居之法可以行於其間哉今雖使張王師返都
邑欵陵廟盡復 祖 宗已失之地而燕薊不復猶
處國家之弱勢未削石氏之覆轍威必不振國必不
立何也有天下者以天下取以天下守故盡天下之

勢非可以畏縮苟安立私說而妨正論也不然則項
氏劉氏中分天下自沛公起而得鴻溝以南孰曰不
可而張良乃召黥彭韓信分數千里地以共滅之惜
彼而弃此何哉故國家之論非習熟見聞者所能言也

親征

將求今世之實謀必先息今世之虛論虛論有二一
曰親征二曰待時何謂親征天下方有事君臣不得
安寧以身鬪於兵革夷傷危苦而後定蓋常事耳

太祖

太宗未嘗不自總戎

真宗之初固已幸大

名矣瀆淵之役於時頗有異論傳者以爲王欽若請
之江南陳堯叟請之蜀寇準決策扈從渡河六師雖
動用命王持覽斃於游矢而契丹請和自此而上下

始以親征爲秘策矣且契丹自岐溝以來無歲不得志大名澶淵之役大將擁兵閉城而不敢出契丹鼓兵行入無人之境撻覽第偶死耳其約和金幣之力耳豈可謂將士俱不用兵必待人主親履行陣然後可以爲功哉使寇準以此自銜可謂無識之甚者而虛論既成當靖康中亦有謂當如真宗故事親征者亦有謂今日強弱不可復用親征者建炎間深入兩浙紹興初趙鼎回建康而劉豫遁去於是論者真以爲前日之所以屢敗者爲不親征耳一親征而虜退舍故秦檜二十年之和而或之罪秦檜者非能知其所以不和之說也意在親征而已亮氏之來而光堯又嘗一出建康雖名爲勞師其實亦用

親征也故 陛下初即位亦嘗下勞師親征之詔其
後以約和而止夫今日之爲謬論者曰久和好也以
苟安而已矣嗚呼謀國如是殆矣兵強可也財富可也
將能而禽敵可也若此者分畫明紀綱正法度修君
臣上下一心同力以致之者也豈親征可以致之哉
百不一講而委人主以臨危事曰天子所在兵無不
勝書生之虛論未見危於此久而不能變則利害之
定形未可決也

待時

何謂待時此今論者所常以爲言也夫時有未可而
待其至昔之謀國者固皆如此而今之所言待似之

而非也越之報吳也范蠡文種以爲必在二十年之外二十之內勾踐欲不忍其憤而一決則二人者出死力以止之至其成功也果在於二十年之外此豈非所謂待時者邪然二十年之內越人日夜之所爲皆報吳之具也故時未至則不動時至則動而滅吳若二十年之內無所爲而欲待於二十年之外可乎自古兩敵之爭高者修德行政下者蓄力運謀皆有素治之術先定之形然必順其勢而因勢之可爲則勝遠時而求以自爲則敗若此者曰待時可也

陛下二十餘年之間接乎光堯二十餘年之事聞待時之論而行待時之說孰矣待時之說轉而爲棄機此羣臣之歎大事而誤陛下以自寬也亮氏斃

殞北方請命女真亂離其時豈不至邪及陛下接
兵甲而休之玉帛交使由乾道元年以迄今日不
知何時可待而何機可乘乎時若是之久而當待機
若是之遠而未可乘則昔之所謂隋唐楚漢多事之
時所以奮起而立功名者豈必若是之泯泯默默使
少壯至於耆老而終不見邪蓋待時之虛論其誤天
下國家審矣臣請決今日之論時自我爲之則不可
以有所待也機自我發之則不可以有所乘也不爲
則無時矣何待不發則無機矣何乘陛下姑自爲
其時而自待之母使群臣相倚相背徒玩歲月前者
既去後者復來不過如此而已也

昔之爲國者兩端相形而時出焉極遠者數年而近

者不終日其君臣起而從時每患其迫促而不及時
不患其悠遠而不可待也悠遠而不可待未有甚於
今日也若此者非真有可待之時也乃姑爲待時之
說而已

實謀

何謂求今世之實 今壤地半天下兼三國之吳蜀
比南北之宋齊梁 財利之淵也北方地雖適半計
其賦入十分之二 耳地大財富足以自爲也然而
五六十年不足以自爲而聽所爲於庸者則有故焉
蓋自昔之所患者財不多也而今以多爲累自昔之
所患者兵不多也而今以多爲累自昔之所患者法
度疏闊也而今以密爲累自昔之所患者紀綱分雜

也而今以專爲累姑請言四事之最急者今天下之財其爲絀錢者茶鹽推貨以二千四百萬矣經總制以千五百萬矣上供和買折帛以千餘萬矣又別計四川之錢引以三千三百餘萬矣古無有也不特古無有也宣和以前無有也是財多也而用之亦如是其多今略計戶部之經費爲千五百餘萬此祖宗盛時一倍之用也至於以六千餘萬供四屯駐之兵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也故財以多爲累而至於竭今天下之兵惟其在內之三衙名曰宿衛京師是其雖可議而猶不可廢也四屯駐之大軍何其多也諸州之廂兵禁兵士兵又有小小控扼所屯之兵併兵之數亦且百萬亦古所無有也雖然大則歷數十歲與

虜人和親而不敢闖一日之兵也小則草竊窮寇數
百人忽發而不能制又古所未見也故兵以多爲累
而至於弱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
法以待之極一世之人志慮之所周決忽得一智自
以爲甚竒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雖然人之
才不獲盡人之志不獲伸皆然悅首一聽於法度而
事功日墮風俗日壞貧民愈無告姦人愈得志此上
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誣也故法度以密爲累而治
道不舉自今邊徼犬牙萬里之遠皆自上 制命一
郡之內兵一官也財一官也彼監此臨互有統屬各
有司存推之一路猶是也故萬里之遠頓伸動息上
皆知之是紀綱之專也雖然無所分畫則無所寄任

天下泛泛焉而已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群臣不與也夫萬里之遠皆上所制命則上誠利矣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其害如之何此夷狄所以憑陵而莫禦讎耻所以最甚而莫報也故紀綱以專為患而至於國威不立陛下雖朝思夕慮薄滋味遠聲色執權明道欲有所為而終不可為者四事之累也然則柰何財以多為累則莫若少之故四總領為戶部之害經制折帛錢為諸州之害板帳月椿為諸縣之害則不可以不更也兵以多為累則莫若少之故四屯駐之大軍耗總領之財計廩禁土兵耗諸州縣之財計則不可以不更也法度以密為累則莫若疎之故兵財民政分任而不一者不

可以不更也紀綱以專爲累則莫若分之故四邊無所付外無郭郭則內無堂室故處不可以守出不可以取者不可以不更也更之則慰民心蘇民力解纏起固興滯補弊則一二年之間可以抗首出北而取燕之慮在掌握矣然非先盡其害則不能得其利害盡去則利見矣故四者之害又當條列而言之於後使知害者盡則去害者果去害誠果則有可言之利矣故言其所以爲利者又在於四害之後也

財總論一

財用今日大事也必盡究其本末而後可以措於政事欲盡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財用之本末蓋考古雖若無益而不能知古則不能知今故也夫財

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爲國之所患而今世乃以爲其
患最大而不可整救此其說安從出哉蓋自舜禹始
有貢賦之法以會計天下之諸侯比於堯學以前爲
密矣今禹貢之所載是也然總結米粟不及於五百
里之外九州之貢入較於今世乃克庭之儀品蓋千
百之一二耳周公之爲周治其財用視舜禹爲已詳
然王畿千里之外法或不及千里之內猶不盡取蓋
三代之所取者正天下之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
爲其無以阜通流轉則作幣鑄金以權之當是之時
不聞其以財少爲患而以財多爲功也雖然此其事
遠矣鹽筴未利起自春秋魯之中世田始有稅然諸
侯各以其國自足而無煎熬逼迫之憂蓋漢興文景

之盛而天下之財不以入關中人主不租稅天下而諸侯若吳人者亦不租稅其國光武明章未聞其以財以自困而中年常更盜賊夷狄之難內外征討亦不大屈惟秦始皇豪暴有頭會箕歛之譏漢武帝奢侈有均推征筭之政而西園聚錢大鬻天下之官爵以致之蓋兩漢雖不足以言三代而其以財爲病非若今世也雖然此其事遠矣分爲三國裂爲南北無歲不戰無時少安且其運祚迫蹙禍變繁興至於調度供億猶曰有序而亦豈若今日之貧窘漏底哉此皆具載冊書可即而見者雖然此其事遠矣隋最富而亡唐最貧而興唐之取民以租以庸以調過此無取也而唐之武功最多闢地最廣用兵最久師行最

勝此其事差近而可言矣致唐之治有唐之勝其不待財多而能之也決矣然則其所以有若唐者非以財少爲患也故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爲國之所患所患者謀慮取捨定計數必治功之間耳非如今世以一財之不足而百慮盡廢奉頭竭蹙以較錙銖譬若惰夫淺人劫劫徒知事其口腹而已者也而財少爲患之最大而不可整救其說猶出於唐之中世盛於本朝之承平而極甚乃至於今日其爲國之名物采章精神威望一切消耗內之所以取悅其民外之所以示武於敵者一切無有習爲寬緩迂遠之常說以文其無用而盡力於苟且督迫鞭撻疲民舞役小吏而謂之有能陛下回顧而加聖慮必有大不

可安者故臣以為不究 今日財之本末循而至於
本朝以去其錯繆而不合於常經者則無以知財之
多少有無不足為國家之患此而不知則天下之人
計皆不可得而預論而况望其有所設行以必成哉

財總論二

唐末藩鎮自擅財賦散失更五代而不能收加以非
常之變屢作排門空肆以受科歛之害而財之匱甚
矣故太祖之制諸鎮以執其財用之權為最急既
而僭偽次第平一諸節度伸縮惟命遂強主威以去
其尾大之患者財在上也至於太宗真宗之初
用度自給而猶不間以財為患及祥符天禧以
後內之蓄藏稍已空盡而仁宗景祐明道天災流

行繼而西事暴興五六年不能定夫當 仁宗四十

二年號為 本朝至平極盛之世而財用始大乏天

下之論擾擾皆以財為慮矣當是時也善人君子以

為昔之已取者固不可去而今之所少者不可復取

皆甘心於不能所謂精悍駟僧之吏亦深自藏抑不

敢奮頭角以裒歛為事雖然極天下之大而無終歲

之儲焦勞苦議乎益茗推貨之間而未得也是以

熙寧新政重司農之任更常平之法排隸并專歛散

興利之臣四出候望而市肆之會關津之要微至於

小商賤隸十百之獲比皆有以征之蓋財無乏於嘉

祐 治平而言利無甚於 熙寧 元豐其借先王

以為說而奉上下以利曠然大變其俗矣 崇 觀

以來蔡京專國柄託以爲其策出於王安石曾布呂
惠卿之所未工故變鈔法走商賈窮地之寶以佐上
用自謂其蓄藏至五千萬富足以備禮知足以廣樂
百侈並聞不幸黨與異同屢復屢變而王黼又欲出
於蔡京策畫之所不及者加以平方臘則如歛於東
南取燕山則重困於北方而西師凡二十年關陝尤
病然後靖康之難作矣方大元帥建府於河北而
張懋任饋餉之責鹽錢數十萬緡而已及來維揚而
黃潛善呂頤浩巢夢得之流汲汲乎皆以權貨自營
而叔舊經制錢之議起矣况乎大將殖私軍食自制
無復有統轉運所至剗削攫拏朝廷科降大書文
移守令丞佐持巨校將五百追捉卿戶號痛無告賦

貪之人又因之以爲已利而經總制之窠名既立添
酒折帛月椿和糴皆同常賦於是言財之急自古以
來莫令爲甚而財之乏少不繼亦莫令爲甚也自是
以後辛巳之役甲申之役邊一有警言賦歛輒增既增
之後不可復減嘗試以祖宗之盛時所入之財
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於熙寧元豐以後隨
處之封樁役錢之寬剝青苗之倍息比治平以前
數倍而蔡京變鈔法以後比熙寧又再倍矣王黼
之免夫至六千餘萬緡其大半不可鈎考然要之渡
江以至於今其所入財賦視宣和又再倍矣是自
有天地而財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
困益乏皇皇營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計治

道之興廢而不計財用之多少此善爲國者也古者財愈少而愈治今者財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財愈少而有餘今者財愈多而不足然則善爲國者將從其少而治之且有餘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而况於多者勞而少者逸豈惡逸喜勞而至是哉故臣請論今日財之四患一曰經總制錢之患二曰折帛之患三曰和買之患四曰茶鹽之患四患去則財少財少則有餘有餘則逸以之求治朝令而夕改矣

何謂經總制錢之患昔李憲經始熙河始有所謂經制財用者其後童貫繼之亦曰經制蓋其所措畫以足一方之用而已非今之所謂經制也方臘既平東南殘破郡縣事須興復陳亨伯以大漕兼經制使移

用諸路財計其時所在艱窘無以救急故減役錢除
頭子賣糟酵以相補足 靖康召募勤王兵翁奇國
以知江寧兼總制強括民財以數百萬計已散者視
若沙泥未用者弃之溝壑維楊駐警國用益困呂頤
浩彙夢得實總財事四顧無策於是議亭伯所收經
制錢者其說以爲征商雖重未有能強之而使販賣
酒雖貴未有能強之而使飲若頭子之類特取於州
縣之餘而可供猝迫之用夢得號爲士人而其言若
此蓋辨目前者不暇及遠亦無恠也然其所取止於
一二百萬而已其後內爲戶部外則爲轉運使不計
前後動添窠名黃子游柳約之徒或以造運船或以
洪軍興迹添酒稅隨刻頭子趙鼎張俊相繼督師悉

用取給而孟庾以執政之重當總制之名者戶長壯
丁錢始行起發役法由此大壞二制並出色額以數
十計州之趨辦本不過數條瓜割棊布皆以分隸一
州則通判掌之一路則提點刑獄督之胥吏疲於磨
弄屬官倦於催發酒有柳運副王祠部都督府二分
本柄虧折官本茶有秤頭節息油車鑿商商稅有增
添七分免役有一分寬剩得產有勘合典買有牙契
至於後也僧道有免丁截撥有糜費故酒之爲勝也
幾至於二百頭子之去貫也至於五十六而其所收
之多也以貫計者至於千七百萬凡今截取以畀總
領所之外戶部經常之用十八出於經總制錢士方
其入仕執筆茫然莫知所謂老胥猾吏從旁而嗤之

上之取財其多名若是於是州縣之所以誅求者江湖爲月禱兩浙福建爲印板帳其名尤繁其籍尤雜上下焦然役役以度日月者五十年於此向之學士大夫猶有知其不善嘆息而不能拯今之新進後出者有智者矜有力者奮視兩稅爲何物而况遠及先王貢賦之法乎臣嘗計之自王安石始正言財利其時青苗免役之所入公上無所用坊場河度免引茶場水磨之額止以給吏祿而已前有薛向後有吳居厚可謂刻薄矣蔡京繼之行鈔法改錢幣誘賺商旅以盜賊之道利其財可謂甚矣然未有收拾零細解落貫陌飲人以不賞之酒其患如經總制之甚者蓋王安石之法蔡洪羊羹晏之所不道也蔡京之法又

安石之所不道而總制之爲錢也雖吳居厚蔡京亦羞爲之矣至其急迫皇駭無所措其手足則雖紹興以來號爲名相如趙張者皆安焉又以遺後人如秦檜權伎劫脅一世而出其上及其取於奔餘瑣屑之間以爲國命者是何其無恥之至是也哉故經總制錢不除一則人才日衰二則生民日困三則國用日乏陛下誠有意於惠天下以圖興復以報仇怨拔才養民以振國用在一出令而已

何謂人才日衰 本朝人才所以衰弱不逮古人者直以文法繁密每事必守程度按故例一出意則爲妄作矣當其風俗之成名節之厲猶知利之不當言財之不當取蓋處而學與出而仕者雖不能合而猶

未甚離也今也不然其平居道前古語仁義性與天道者特雅好耳持美觀耳特科舉之餘習耳一日爲吏簿書期會迫之於前而操切無義之術用矣曰彼學也此政也學與政判然爲二縣則以板帳月椿無失乎郡之經常爲無罪郡則以經總制無失乎戶部之經費爲有能而已矣夫置守令監司以寄之人民社稷其所任必有大乎此者而今也推是術以往風流日散名節日壞求還祖宗盛時豈復可得是則人才日衰者經總制錢使之也

何謂生民日困俗吏小人之說必曰經總制錢者朝廷所以取州縣之奔餘而板帳月椿各自以力赴辦其於民固未嘗明加之賦歛也羸縮多少惟人而

已臣請以事驗之知知州民尚遠而知縣去民最近者也月楮板帳多至萬餘緡少者猶不下數千緡昔之所謂窠名者強加之名而已今已失之所以通融收簇者用十數瓜牙吏百計罔民日月消削蓋昔之號為壯縣富州者今所在皆不復可舉手今之所謂富人者皆以其智足以兼并與縣官抗衡及衣冠勢力之家在耳若夫齊民中產衣食僅足昔可以耕織自營者今皆轉徙為盜賊凍餒矣若經總制錢不除州縣破壞生民之困未有已也

何謂國用日乏今歲得緡錢千五百萬昔三代漢唐不能進焉所以裕國也而何乏之敢言陛下知夫博者乎其聚為孤注與不博而正其贏之一二者皆

其本先竭者也為國有大計自始至未必有品節條
章豈有左右望而羅其細碎不收之物且均之為
朝廷出納也又從而刻削其頭子賣酒取數倍之息
若此者猶可以為國乎彼國不貧宜不至此既至此
矣何以能富故經總制不除則取之雖多歛之雖急
而國用之乏終不可救也今欲變而通之莫若先削
今額之半正其窠名之不當取者罷之然後令州縣
無敢為板帳月椿以困民黜其舊吏刻削之不可訓
誨者而拔用惻怛愛民之人使稍收牧養之政其次
罷和買其次罷祈帛最後議茶益而寬減之若此則
人才不衰生民不困矣夫財用之所以至此兵多使
之也財與兵相為變通則兵數少而兵政舉若此則

國用不乏矣。陛下豈有愛於多財多兵哉。直未得其所以去之之道耳。一舉而天下定。王業之所由始也。何謂和買之患。經總制錢之爲患也。自州縣而後至於民。民猶怨州縣而後及於朝廷。和買則正取之民而已。國以二稅爲常賦也。豈惟使經用有不足於二稅之內而復有所求哉。經用不足則大正其名實可也。承平以前和買之患尚少。民有以乏錢而湏賣官。有以先期而便民。今也舉昔日和買之數委之於民。使與夏稅並輸。民自家力錢之外。浮財營運。生生之具悉從折計。且若此者。上下皆明知其不義。獨困於無策而莫之敢蠲耳。陛下斷然出命以號天下曰。自今並罷和買。取和買之爲上供者。所用紬絹惟

軍衣未可裁損其他宮禁官交時節支賜格令之所
應與者一切不治可也和買既罷取民之明正義聲
暢於四海矣

何謂折帛之患支移折變昔者之弊事固多矣而今
莫甚於折帛折帛之始以兵興絹價太踊至十餘千
而朝廷又方乏用於是計臣始創爲折帛其說曰
寬民而利公其後絹價即平而民之所納折帛錢三
倍於本色既有夏稅折帛又有和買折帛且本以有
所不足於夏稅而和買以足之今乃使二者均折於
事何名而取何義乎其事無名其取無義平居自治
其國且不可而况有大於天下者乎雖然折帛之爲
錢多矣所資此以待用者廣矣陛下必鈎考其凡

目而後可以有所是正若經總制不減和買折帛不
罷舍目睫之近而游視於八荒此方召不能爲將良
平不能爲謀者也

何謂茶鹽之患推之太甚利之太深刑之太重此其
事已在於建炎紹興之先今用度既繁經制未
能一一復古減經總制罷和買折帛而捨茶鹽則無
以立國故最在後雖然推之不寬取利不輕制刑不
省亦終不可以爲政於天下使措諸事有緒二三年
之後臣請言之

治勢

欲治天下而不見其勢天下不可治矣昔之論治天
下者以爲三代之時其君各有所尚夏之忠商之質

周之文數百年而不變其後周之失弱秦之失強故
忠質文相代若循環而無窮而或者又曰弱之失在
於惠也則莫若濟之以威強之失在於威也則莫若
反之以惠惠止於賞威止於刑故賞不至於濫而無
所勸刑不至於玩而無所懼蓋其意以爲治天下之
勢無出於此矣夫一弛一張者弓也而羿之能不與
焉虛而欲滿而覆者器也而倕之巧不與焉故三代
非忠質文之尚而周秦無強弱之失治天下者姑舍
是乎古之人君若堯舜禹湯文武漢之高祖光武唐
之太宗此其人皆能以一身爲天下之勢雖其功德
有厚薄治效有淺深而要以爲天下之勢在已不在
物夫在已不在物則天下之事惟其所爲而莫或制

其後導水土通山澤作舟車剡兵刃立天地之道而
列仁義禮樂刑罰慶賞以紀綱天下之民至於賓餞
日月秩序寒暑而禽獸草木之類不能逃於運化之
外此皆上世之所未有而聖人自爲之者也及其後
世天下之勢在物而不在已故其勢之至也湯湯然
而莫能遏反舉人君威福之柄以佐其鋒至其去也
不能止而國家隨之以亡夫不能以一身爲天下之
勢而用區區之刑賞以就天下之勢而求安其身者
臣未見其可也蓋天下之勢有在於外戚者矣呂霍
上官非不可以監也而王氏卒以亡漢有在於權臣
者矣漢之曹氏魏之司馬氏至於江南之齊梁皆親
見其篡奪之禍習以其天下與人而不恠而其甚也

宦官之微匹夫之奮呼士卒之擅命而天下之勢無不在焉若夫五胡之亂西晉之傾覆此其患特起於公卿子弟里巷書生游談聚論沈酒淫佚而已而天地爲之分裂者數十世嗚呼勢在天下而人君以其身求容焉猶豫反側而不能以自定其或在於宦官或在於士卒而舉威福之柄以盡寄之者此甚可嘆也臣嘗惟唐末五代之衰皆以列校之卑易置人主如反掌之易而周世宗一日臨大位北威契丹南服李璟法度脩舉文武並用太祖皇帝踐祚十年之間不耀兵甲俘取僭偽之君若拾遺而天下爲一身致太平爲子孫萬世之計向之衰敗地缺者二百餘年英武之君忠智之臣圖回收拾不能什一而弄王

幼主俯首服從相顧憤發以至流涕痛哭莫敢誰何者一朝翕然皆在把握之內何其速也此無他能以其身為天下之勢則天下之勢亦環向而從已其必然而無疑者矣且均是人也而何以相使均是好惡利欲也而何以相治智者豈不能自謀勇者豈不能自衛一人刑而天下何必畏一人賞而天下何必慕而刑賞生殺豈以吾能為之而足以制天下者雖然鳥高飛於重雲之上魚深游於潛淵之下而皆不免有鼎俎之憂天下之人所以奔走後先維附聯絡而不敢自奔者誠以勢之所在也故夫勢者天下之至神也合則治離則亂張則盛弛則衰續則存絕則亡臣嘗攷之載籍自有天地以來其合離張弛絕續之

變九幾見矣知其勢而以一身爲之此治天下之大原也

財計上

理財與聚斂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斂而已矣非獨今之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失以爲取諸民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爲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夫君子不知其義而徒有仁義之意以爲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弗爲小人無仁義之意而有聚斂之資雖非有益於已而務以多取爲悅是故當之而不辭執之而弗置而其上亦以君子爲不能也故舉天下之大計屬之小人

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義而莫之卹以爲是固當然而不疑也嗚呼使君子避理財之名小人執理財之權而上之任用亦出於小人而無愧民之受病國之受謗何時而已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此多而彼寡或不求則伏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繼或其源雖在而凌導之無法則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爲聖君賢臣者也若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充足而不匱矣後世之論則以小人善理財而聖賢不爲利也聖賢誠不爲利也上下不給而聖賢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爲也此

其所以使小人爲之而無疑歟當 熙寧之大臣慕
周公之理財爲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
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
爲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
爲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真周公之法也聖人
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嗤笑其辯
者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終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
爲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
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其
賒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爲之息若此者真
周公之所爲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爲齊民未有特
富者也開闢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

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舉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未足而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予則誰予之將無以充其用而遂予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爲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則爲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爲之蓋三代固行之矣 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闔欽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爲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載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爲是法

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爲深知周公乎
且使周公爲之固不以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况盡
與之乎然則柰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
爲義坐視小人爲之亦以爲當然而無恠也徒使其
後輦蹙而議之厲色而爭之然則仁者固如是耶
今天下之財亦可得而略計矣黃帝堯舜以來財之
在天下今其不知取者幾也秦漢之後割取於民後
世日以增益今其棄而不求者幾也天下之遺利天
下之所不知不得而用之者幾也抑猶有上之所未
歛者乎抑已盡歛而不可復加歟然則有民而後有
君有君而後有國有君有國而後有君與國之用非
民之不以與其上也而不足者何說今之理財者自

理之歟爲天下理之歟父有十子闔其大門日取其子而不計其後將以富其父歟抑愛其子者必使之與其父歟抑孝其親固將盡困其子歟抑其父固共其子之財歟然則今之開闔歛散輕重之權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柰何以聚歛爲理財而其上至於使小人君子以爲不當理財而聽其絕而不繼若是者何以爲君子哉

財計下

鉄

外論一

臣爲外論四篇其三篇言今事著其首篇曰爲國以義以名以權中國不治夷狄義也中國爲中國夷狄爲夷狄名也二者爲我用故其來寇也斯與之戰其

來服也斯與之接視其所以來而治之者權也中國
雖貴夷狄雖賤然而不得其義則不可以治不得其
名則不可以守不得其權則不可以應三者并亡譬
猶舍舟楫而濟深淵以勇怯爲沉浮幸而得濟不可
爲常不幸溺沒死且及之矣後世之事是也自嚴尤
論夷狄以爲前世未嘗有上策至唐太宗能擒頡利
郡縣諸戎始以嚴尤爲非若太宗者所謂上策歟噫
亦陋矣以先王之待夷狄何策之可論又况從而區
別之與秦漢並稱乎若太宗者又真以爲有策則是
不能知先王所以待夷狄之意而何自謂上策乎堯
舜之時南自淮徐東被青州之境土凡海濱廣斥山
谷深袤之地教治所不及者大抵皆夷狄也蓋與中

國錯居又非若後世有嚴狃獯鬻乃在長城之外相
去且數千里而以為難治也堯舜之土地至狹又無
利兵危天詐謀奇計而夷狄不能侵暴者名義與權
皆得也嗟夫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其有是三者而
已苟捨其所以必勝之具而獨以詐力為用是既已
化為夷狄矣其至於紛紛何足怪乎蓋自戰國並起
三百年之間秦人最為雄小國次第亡滅廣大其地
而為六國秦又滅六國合天下而盡有之又欲兼取
匈奴秦人之暴甚於夷狄矣漢起匹夫親搏天下不
數年而據秦之故地此其為仁義道德足以懷柔其
民者何在柰何冒頓反不能控弦數十萬以憑陵邊
塞入至太原晉陽乎蓋三者自是并亡不復有中國

夷狄之分矣特以地勢相別異耳力强則暴師轉餉
深入屠戮如摯取禽獸力弱則俯首屈意出金銀繒
帛愛女以壻之亦獨何所愛張良陳平蓋策士而絳
灌之爲丞相主國論者故奮挺大呼望屋以食之人
也是亦安能知先王之意哉獨一賈誼知之以爲戎
狄召令主上之操天子共貢臣下之体雖然誼於制
患之術淺矣請自爲典屬國用三表五餌而繫之若
是者先王待夷狄之意乎真使匈奴不當漢一大縣
此何足治而况本不計強弱者乎夷狄嘗苦中國無
信義甘言厚利以相啗說者開兵端志在誅剪然則
中國之不振其失道久矣豈一日之故也世無堯舜
湯武待夷狄之意終不可見無稷契伊尹終不能秉

法陳義以佐其君其所誦習以爲笑於天下者蓋書籍之章句耳嗟乎有名義而不能執有權而不能用或伐或和視其勢之強弱而不能定此漢唐之事不足論也是既然矣執之於無所執用之於無所用以和爲與之爲一而天下之人熟於聞見不知其爲中國夷狄之異者此祖宗之事臣不敢深論也臣之所論者一事自景德元年與契丹盟更六聖百二十年聘使往來天子親與之揖遜於庭未嘗一日敗盟約也女真本小種落契丹奴役耳不幸天祚失道使得猖狂破取其國天祚以爲與大國義兼兄弟當來役我或遂不復其國則望白溝以南自歸當是時中國以大義之故遣十萬衆制女真使不得逞彼知

大國爲之助其勢何遽至此也豈與約並滅其國分
取幽國故地以爲功者比乎失此不念遂有今日然
則夷狄雖遠而常以信義望中國中國以夷狄爲不
義是以不用而不知信義乃所以爲中國者本不以
夷狄之無而廢也夫兼考前世成敗之故深思今日
致患之本復修先王三者之道則中國之待夷狄固
無難矣何必勞神於智計鬪勝於士卒益趨於末而
不能反哉故夫若不足聽而決不可易者臣之論是也

外論二

秦漢以來待夷狄者不和親則征伐何也其術盡於
此矣和親主厚名卑而民得安征伐有功則主榮名
尊而民傷無功則主與民俱傷而有功常少無功常

多是以後世之論是和親者十九夫必知有征伐之
害而後知有和親之利先王未嘗征伐夷狄雖不與
之爲和而亦不與之爲怨是故無以卑吾名而亦無
以喪吾實雖然先王之道不行久矣而今日之請和
尤爲無名夫北虜乃吾仇也非復可以夷狄蓄而執
事過計借夷狄之名以撫之夫子弟不能報父兄之
恥反惧仇人懷不釋憾之疑遂欲與之結權以自安
可乎往者 紹興行之天下不厭至於廢逐大臣誅
殺名將盡黜異己者空士大夫之列洶洶數歲而後
定一旦虜自敗約始舉不得已之兵以應之天下因
自言復讎爲事暴師淮水之上久未有功宰相仍用
前策建請罷督師撤攻具出東西北道四要郡以乞之

而復爲和俄而虜又大出天下之心凜然以爲盟誓
必不可保然自是疆圉無事又十餘年虎卧在庭其
起無時室中之人不得安也使無弓矢陷穿或不免
徒手而搏之以必死爲決猶愈於坐而待其死也若
有弓矣陷穿可也乃畏虎而不敢用何哉嗚呼失吾
所操之具而聽虜之自爲是獨何時而可也 今天
下非不知請和之非義矣然而不敢自言於上者畏
用兵之害也其意以爲一絕使罷賂則必至於戰而
吾未有以待之故也乃其以爲不可而敢自言於上
者非真知其義之不可也直媒之以自達也非可用
以當虜也故真知其義之不可者皆內愧切嘆而不
敢言也真知者不敢言敢言者不足信然則今之所

以待虜益踈略矣 今日之議臣不敢獨以告於上
庶幾執事者皆知之昔 祖宗之世也內治已定則
所謂求和親之利者爲保全宋民計耳是不憚自屈
而力行之可也 今日存亡之憂不得尚用往事爲
比使虜復如辛巳甲申忽擁大衆以求戰和固不可
且其崛起暴強而據吾太平之土壤已五六年矣
如使復爲天祚盛極將亡他人出而有之和亦不可
也蓋非惟其義之不可而勢則然矣昔 祖宗之世
也唯其有以容養契丹使不敢桀傲則兵可以至於
不用 今日之兵其決不可不用矣其用有早暮遲
速耳而早暮遲速又非大相遠也遠者五六年近者
三四年其尤近者或在朝夕耳然而執事者畏一戰

之故不敢以告其上因不復爲之慮幸其事之不在已引而去之夫憂在子孫者偷吾身之不及見焉可也憂在吾身而有出於數十歲之外者偷目前之所未及見焉可也今也無十年之遠有朝夕之近是固不可免之急患也相顧而終未敢言者何也賈誼以爲抱火厝之積薪之下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誦絳灌之徒今積薪盡爲火矣寢然火之中不知舊迅於烈焰以自求免而坐待其灼爛者是固不必誼之智而後誦之也以臣計之一戰之可畏也猶未足畏也然雖絕使罷賂而臣以爲猶未至於遽戰者蓋求戰在敵使之不得戰在我若此之術執事者所當思也夫勝敵固有道用兵固有法所當施行者固有次第

文獻卷四
矣執事者猶未敢聞其始而臣安敢詳其終且今之
能言者衆矣不度本末不量淺深而歷數天下之至
計以自銜鬻此其可用者安在夫惟以復仇爲正義
而明和親之決不可爲自此以往庶有可得而論者

外論三缺

外論四缺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四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五

前集

奏議

紀綱一

紀綱法度一事也法度其細也紀綱其大也古人之
為國豈能盡正蓋或得其大或得其細有失其一必
得其一若細大俱失而欲煩文細故以維持其國家
可靜而不可動易屈辱而難尊崇則本朝之事是
已雖然法度之失未至如紀綱之失此古人之所甚
諱也自堯舜以來外有岳牧內有九官一以制度頒
以文告觀以巡守諸侯雖國異家殊莫有敢不相率
而朝者治兵如治刑治夷狄如治中國此唐虞夏商
之紀綱也至周參以宗室維以功臣其制加密矣秦

則破壞封建而為郡縣削弱黔首禁割將相自天子
以外無尺寸之權一尊京師而威服天下是時北胡
亦始合為一國則築長城以限隔之重浚邊之兵攘
却其要地而匈奴遯迹自屏不敢爭衡然人主恣睢
太甚而下不堪命不旋踵而敗亡故世皆以秦之紀
綱為失雖然秦之紀綱則誠失也然而以強為失而
不以弱失以大為失而不以小失夫強大之勢易為
也秦特不知為而已亦未可以深罪秦也漢因秦制
三邊各自備內郡專刑賞丞相御史雖統攝天下刺
史司隸雖督察郡國而守相皆得自為兵其兵也民
其民也財其財也極其所治無不可者有進而授首
無退而掣肘兩漢之治所以獨過於後世者豈非其

操之簡而制之要哉當其盛時攘夷闢地至數千里
至其衰也尚能繫服單于而臣妾之夫豈寔縮凡儒
之論所可疵病其失哉此漢之紀綱也三國分裂雖
料禁嚴密民無所措手足本不足以言治然邊方鼎
立彼此窺伺一有蹉跌而禍敗隨之其所以皆自立
於窘匱喪亂之餘不可動搖者豈非其分人以地任
人以兵功有所望罪有所歸截然自用而不相拘制
哉西晉使外制內以成諸胡之亂及其征鎮固守以
忠義相獎激厲聲遺號猶爲一統海內之具至王導爲
東晉重上流之柄壯揚州之勢石勒符堅皆竭天下
之力無歲不戰而晉卒賴以立其後北則魏晉周隋
南則宋齊梁陳皆循用之是則紀綱之所在患乎授

任之非人而不以人爲不當任患乎分畫之無地而不以地爲不當分畫患乎外敵而不患乎內侮其事蓋昭然矣唐用周隋府衛之法揀擇天下之民聚爲強兵內則諸衛將軍外有節度總管四夷臣屬萬里請命雖常困於征伐而唐之威令又過於漢矣州郡削小分置益多而碎置生殺之權視前世皆已稍損至於中葉邊將權重遂成末大之患無以抗之而內地亦皆裂爲藩鎮殺亂混并不分緩急不辨內外百世相承之紀綱由此墜失卒至五代以成本朝懲創之說而紀綱不可復振矣

紀綱二

唐之中世既失其紀綱而藩鎮橫及其後也藩鎮復

不能自有其威令而士卒驕五代之亂帝王屢易者
非藩鎮也士卒也雖然藩鎮尸士卒之上而士卒依
藩鎮以爲名見者不察而以其患專在於藩鎮藝
祖思靖天下以爲不削節度則其禍不息於是始置
通判以監統刺史而分其柄命文臣權知州事使名
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輕其權監當知權稅都監總
兵戎而太守者塊然徒管空城受詞訴而已諸鎮皆
束手請命歸老宿衛昔日節度之害盡去而四方萬
里之遠奉尊京城文符朝下期會夕報伸縮緩急皆
在朝廷矣其時契丹強盛太原未服西有諸戎之
遺種所以備守之者猶倚邊將至太宗則又漸收
之雖邊庭亦如內地矣蓋民困於唐末五代之久亂

文獻卷五
三
一日能使其強藩悍將退聽而天下安息安得不自
以爲制馭宇內之善謀遵用而不易哉雖然爲天下
之紀綱則固有常道譬如一家藩籬垣墉所以爲固
也堂奧寢處所以爲安也固外者宜堅安內者宜柔
使外亦如內之柔不可爲也唐失其道化他地爲藩
鎮內外皆堅而人主不能自安 本朝反其弊使內
外皆柔雖欲自安而有不可者故自 端拱雍熙
以後契丹日擾河北山東無復寧居李繼遷叛命西
方不解甲諸將不能自奮於一戰者權任輕而法制
密從中制外而有所不行也 咸平之末 眞宗幸
大名傳潛王超以畏懦敗北王繼忠以輕進被擒
景德初復幸澶淵幸而迄成和議不然用當日之規

畫而欲以與虜校犯闕之危不俟靖康而後見矣夫恃虜之已和而苟天下之無事割西方以封殖趙德明至其治兵則日密法令則日煩禁防束縛自不可動爵祿恩意養群臣扭於區區文墨之中僥倖之習勝而志氣日消削節義日墮敗矣論者或非之其追言太祖之事如姚內斌董遵誨郭進馮繼業之流皆守一郡官卑兵少然而豐財厚祿久任責成邊警無虞而太祖能以力內平僭偽蓋雄畧如此而竊嘆後之不能不知此固昔者爲國之本然曩以懲創五季太甚之故削損已多隄防已嚴此特其未能去者而至其後則盡去之耳自景德以後王旦王欽若以歌頌功德撰次符瑞爲職業上下之意以

爲守邦之大猷當百世而不變蓋古人之未至而今
日之獨得也奚暇他議哉紀綱之失猶其粗者耳併
與人才皆壞人之智慮不能自出於繩約之內歷代
載籍非不粲然明備而皆未有能援昔以證今者但
於繁文細故加增之使不可復脫而後已此豈不爲
大可歎哉

紀綱三

天下之弱勢歷數古人之爲國無甚於本朝者
真宗之末仁宗之初契丹守和約者三十八年趙
德明亦三十年文恬武嬉舞蹈太平不見其爲弱也
及元昊始叛章得象之徒毅然憤其小醜欲翦滅之
立論必於不赦既而屢出屢敗潼關以西人無固志

而契丹遂擁兵境上以邀索周世宗故地使富弼重
爲解之然後乃已於是形勢大屈而天下皆悟其爲
弱證矣 仁宗亦慨然思欲整治用弼與范仲淹韓
琦爲兩府議論前卻施行舛謬小人交鬪其間三人
遂去而前規故習遂不可破當時議者以爲三人不
能循致治功而欲以歲月成天下之事其意太銳故
至於此嗟乎此三人者正坐不能以歲月成天下耳
弼與琦相繼當國其懲前之禍愈深而循致之說愈
用矣雖然循致者卒不能有所致也弼相四年琦相
七年所循致者何事哉於是財用耗乏人才頽弛天
下翫弊愈甚而士以虛名相尚故王安石佐 神宗
欲一反之而安石不知其爲患在於紀綱內外之間

分畫委任之異而以爲在於兵之不彊財之不多也
使安石知之正其紀綱明其內外分畫委任而責成
功然後取賦歛之煩者削之本學校隆經術以新美
天下豈復有洶洶之論不惟無成而反有所喪也以
神宗之厲志有爲終於舉措衝決變法則爲傷民開
邊則爲生事力圖靈武遂以失利亦悔用兵之無益
者不知改弱勢而爲強勢而欲因弱勢而爲強勢也
夫改之與因由始論之一言之殊耳及其力行堅執
乃成黨錮更 紹聖 崇寧而天下大病凡青苗凡
保甲凡兵財之政所謂欲因弱勢以爲強勢者至
宣和末年掃地無有昔日弱勢之所守者又皆廢壞
而其弱勢之不可反者遂爲膏肓不可起之危疾雖

分四總管以圖捍禦委長安建康之守以募勤王天
下水解雲散一城之地劫制於虜而號令下能及矣
當是之時割地以與人使自爲守猶且不可况能自
守而禁人也哉然則本朝之規畫其始終本末之
際蓋可覩矣自周德威失榆關之險繼以雲中燕山
兩道歸於契丹虜在長城之內而大河以北已有不
可守之勢爲天下者不按九州之圖籍略其四旁規
其中央左顧右望以盡天下之大形堅外柔內分畫
委任群臣合力功罪有歸以正天下之常勢第因其
所有掩絕前後而欲以人主之一力守之豈可得哉
此天下之大患所以二百年而常在論今天下之事
所以窮數百言而不能決也

紀綱四

建炎初載李綱用事議分京東河北用唐藩鎮之法使自守其地諸道各置要郡次要郡以一兵馬之權綱所措畫則已陋矣括馬斂財騷動天下議者蠶起不得旋踵卒以逐去於是汪伯彥黃潛善無所施爲以爲稍徙近南安常守舊命使祈請自足苟延歲月既而有維揚之禍牽運奔走東極海嶠始委張浚以川陝而宣撫處置之名立焉便宜行事之命出焉范宗尹相繼建請而江淮亦各分裂爲鎮撫使于時盜賊充斥僞齊擁挾虜人連兵內向上流又置鎮撫大使文武參用犬牙相附復遣執政督視以一威望浚雖在踈竟失關陝然節制諸將保有全蜀張浚韓世

忠岳飛亦次第平殄群寇江左所以粗守而虜骨和者任人之效也雖然分畫無法委任不專張浚趙鼎汎然於事機之會言戰不敢請和不欲費日累月師老糧匱上下厭倦而秦檜以爲權不可外假兵柄不可與人故屈意俯首唯虜所命以就和約廢誅諸將竄逐名士使兵一歸於御前督府結局收還便宜使州郡復承平之常制檜方矜伐自比趙普以爲經國之長筭莫能及也且祖宗之天下無故而夫其大半遷劫之讎百世不可忘矣乃以撫定江左爲大功何哉戊申至辛巳二十年矣女真一旦出不遜語聞於殿陛朝野喧然搏手無措相對駭愕無可爲者而葉義問汪澈出矣及陛下嗣服以來張浚總統

於江淮虞允文王炎之屬相繼宣撫於漢中蓋四五十年時用分畫之法稍以事權付託臣下爲國之紀綱終不可廢者亦已粗見於此然而不明其地則不可以任其人不任其人則不可以要其功內治不定則夫仇讎者誰與謀之今百計哀取竭東南之力以供餽四駐劄者而兵不知用因任舊將之子弟部曲以次得爲統帥而將不知兵除授更易一出內庭報發承受名爲機密而大臣不聞諸州禁兵零細纖弱專使路鈴教閱訓練而守臣不預防遏內江虛徹必准紀綱所立錯謬無序然則有民誰治有兵誰用有地誰守歲迂月易孰爲可見之效而陛下規恢之圖終將邑邑不試而已乎天下非可以私智爲也方

略非可以私術驗也勝敗休廢古今一塗轍而已
本朝之論則欲私爲而私驗之是以頽弊委靡至於
今日而莫曉其故此臣所謂必盡知天下之害而後
能盡天下之利也

終論一

今天下之害其膠固而不能解孳孳縮而不能伸宿患
積蠹臣已盡言之矣解之伸之豈無其道乎 陛下
始於出令必有以慰天下之心必罷去經總制錢之
半今州縣睽睽不能安息人臣之精力消耗疲竭不
可復有所爲者盡坐此錢而已罷去其半稍稍蘇息
天下然後州縣之月椿板帳罷矣然後民之頭子蹙
零勘合牙契之額皆寬減矣然後罷和買罷折帛和

買折帛罷則民所謂不正之歛皆無有矣三者罷而天下之心慰喜滿足然則國用安所取給臣以爲二
年之後分畫既定則朝廷之經費比今日必十去其五六所罷者足以當之有餘而二年前則未也
陛下會計二年所罷之費爲六十萬緡盡斥內帑封樁以補助之夫此內藏封樁者以之罷減三省之奇
斂而以代戶部四總領之用度其明德光耀新美觀聽自兩漢以來未有此舉動也然則乘此以革去
朝廷百年之宿弊無不可者以之減進士入官可也以之減任子入官可也以之破資格可也以之重銓
選可也以之廢吏胥可也百年以來世論所謂動衆而召亂惴惴然不敢舉如臣所言之害者今皆並舉

而爲之無難也如此則朝廷清矣然後分兩淮江南荆湖四川爲四鎮以今駐劄之兵各以委之所謂四鎮者非盡舉此百餘郡以植立之也於中各割屬數州使兵民財賦皆得自用而朝廷不加問焉餘則名屬之而已而又專擇其人以各自治其一州所謂兵民財賦皆得自用則朝廷平日所以置四總領餽其軍輸者二年之後皆可無復與彼以數州之財足養之矣如此則彼之任專吾之費輕矣雖然以兵與人以地與人此今日異常之大事也然其爲之者不驚世不動衆陛下今日命之則成矣成則久久則安之以爲常然若此者內以朞月之內盡去民之所患苦外以二年之外兵厲士奮可用之於死而

大功可舉矣。陛下不惜財，不吝權，念吾之所大欲者，解膠固，伸攀縮，易於舉動，果於責成，以立大功而已。則減經總制，除和買折帛，以先慰天下之心，而後朝廷所謂煩密不可變之法度者，盡變之，以共由於疏通明達之塗矣。分江淮川蜀之地，與之兵民財賦，以重人臣之任，而後朝廷所謂專閉不可分之紀綱者，盡分之，以各合於外堅中柔之術矣。若此者，兼兩漢之長，而不襲兩漢之失，待之以成功，而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治，不難進也。雖然，爲此者，官非難也，而士爲難，士非難也，而民爲難，民非難也，而兵爲難，誠今世之大事也。圖兵之難者，定則天下之利盡矣。

終論二

致今日之治無他道上寬 朝廷下寬州縣而已竭
朝廷之力使不得寬者四駐劄之兵也竭州縣之力
使不得寬者廂禁軍弓手土兵也然則何以治四駐
劄之兵而寬 朝廷今既減經總制罷和買折帛蜀
之折估青草而內出二年之費以供餽四總領矣宜
任四人者由郡守攝都統制召舊帥使歸宿衛鈞考
其隱冒乾沒請給不盡及軍人之罪聲而治之然後
俾四人者一聽其所爲而吾無問焉所問者吾欲精
其軍使各不過三四萬吾欲用士之銳而不併富其
家小夫厲士而養之將用於死地以求勝也乃爲之
立家是兵爲民也古者民爲兵今者兵爲民宜其消
惰孱弱而不可制也昔者之論欲一當百又曰欲一

當十夫百十何可當也姑得以一當一則精兵也夫
一人得一人之用則固已十四五萬人矣用之必死
誰敢敵者女真之來南也雜以奚契丹勃海漢兒前
纔五六萬後亦不滿十萬而已夫用兵者用其氣也
多兵以先困氣先索耳吾之所問者如此又有所問
更其弊政行其新令吾欲其無譴無動以惟吾之所
命若此者在用其人而已各與之數州地使自食而
餘州得寬焉此二年之內所得爲而二年之外收其
效者也若是則 朝廷寬矣然則何以治廂禁軍弓
手士兵而寬州縣宜先擇一二十州畀之使散雜役
之廂軍今之廂軍盡隸官下無在營者併與之以一
二年之衣糧使各自爲子本以權給之而州無復給

又散禁軍夫廂軍可散也禁軍散且爲亂柰何曰禁軍之可畏者爲有以禁切州縣使不得私役且上教故也今不上教散而雜役如廂軍焉彼欣然自幸耳然則散禁軍如散廂軍弓手之費稍輕土軍差小不急散也久將消盡要以必散而止夫廂禁士兵弓手皆散何以守其地自三等以上籍其家一人以爲兵蠲其稅役大州二千人而止下州八百人而止州縣各爲之所將校率用其人秋冬而教春夏則否有警呼召不用常法然其爲兵也必在州縣四方三十里之近家者此三四年之內所得爲而三四年之外收其效者也若是則州縣寬矣 朝廷寬則凡所以取州縣者皆不用而食租稅之正矣州縣寬則凡所以

取民者皆不用而斂租稅之正矣且又非特此也
朝廷寬則群臣有暇而人才多矣不若今之乏也州
縣寬則民有暇而善良多矣不若今之薄也上多人
才下多良民兵省而精費省而富五年之內二年之
外合其氣勢用其鋒銳義聲昭布竒策並出不用以
滅虜而何所用哉雖然爲此者無他也力行而已按
其歲月在乎二年之外五年之內今日行此事去此
弊某日此弊去此效見不見則易其人加之意而行
之以日月計其實效致矣

終論三

臣前所謂者皆國門內事也夫門外事難論也自
陛下嗣位以來士大夫莫敢有言及門之外者陛

下嗣位以後始爭以門外事爲言幾成俗矣言門外
事既孟浪茫廣多虛寡要而門內事皆不及知故臣
欲先盡門之內而及門之外今其將帥不知主名控
禦不知地利則指事而言者妄矣臣請先論女真之
始所以得者蓋每恠士大夫過於譽虜而甘爲伏弱
者何也其譽之也謂阿骨打黏罕兀朮三人者夷狄
之雄傑皆古所無有故本朝之被禍最深此大妄
也阿骨打豪其部中延禧煩擾既過不堪因執起而
自叛此亦常理也不幸延禧政亂未嘗交鋒輒以敗
北女真者用其兵食其糧取其遺戈委甲而因收其
土地披靡逃遁而坐獲其國都而謂阿骨打之雄傑
如石勒慕容雋之流以智力百戰屢僨屢起卒以得

之可乎阿骨打死吳乞買立不能主令而幹離不黏
罕分之其後兀朮來江南三酋者之奮而我之所以
布陣立敵而復不勝者何也自其始入而吾國已空
千里無當之者矣彼蕩然而來也夫未嘗與之戰敗
則黏罕兀朮何以能獨過於古之諸胡而遂取吾之
中原如其酷哉蓋吾上下之人莫有用命拱手譽
虜甘爲伏弱而至此耳且彼之所欲必得者河北河
東耳山東河北之地先以與邦昌後以與劉豫又復
以歸我張邦昌不敢抗而吾不能守也退而迂維揚
耳劉豫見廢以歸我而吾不能守也退而割江北淮
南耳彼真見吾之不能守也然後取而據之然至於
今日猶有不自安之心焉夫過於譽虜而不能自守

當其始也乍見駭聞倉皇擾攘容有此論矣今安定
久矣然而譽之不已何也故譽彼之兵則精銳而吾
則疲弱然則何不易吾之疲弱而譽彼之精銳何也
譽彼之威令則明信而吾則玩侮然則何不易吾之
玩侮而譽彼之威信何也譽彼之規畫則審當而吾
則苟簡然則何不易吾之苟簡而譽彼之審當何也
譽虜以脅國人而因爲偷安切祿之計此風俗不忠
之人而無有知者方靖康艱難時唯宗澤不平此
論如澤未足以見古之立功立事者然使澤得用二
聖終不比狩矣固可一戰而敗也蓋天下之禍有大
可痛者不戰而敗不守而亡此則自古以來未見有
靖康者矣不追此議而為可戰之事反謂自古未有

如三酋之雄者臣謂此論亦自古所未有天地之理
久之不伸必有待於 陛下也夫黏罕與幹離不同
出而獨圍太原者一年既破鄆城盡取中國之輜重
徐行而去兀木生長極比夢寐不知江海舟楫為何
物也空行問津至於四明而返使吾之兵法皆盡廢
不可用則彼之雄傑誠可信矣使兵猶有法則彼之
所為乃喪心失靈狂惑而求死者也何乃譽喪心失
靈狂惑求死之人以為古之雄傑皆莫過也哉

終論四

請言女真所以守之者夫阿骨打黏罕者生於東北
窮遠之小夷非素有兼天下之志也契丹久安而政
悖一朝起於不顧死命之中屢敗遼人楊朴者因教

以稱帝改元至盡併契丹而燕人爲之用及郭藥師
導以犯闕其後遂破都城而據中原蓋晉之所謂劉
石鮮卑氏羗皆嘗生長中國奮其雄心公起窺伺而
黏罕兀术本無其志也特以敢於決鬪而二國皆自
莫敢較其故臣亡虜相與爲之立其國家文法制度
參以本朝及遼之大略繁劇牽制若乃聚重兵憑
堅城衣食嗜好極於精善非復戎虜之本質矣始者
我以二聖顯仁之故使命而請以講和好驕不見
從鄙瓊之叛擁全衆以歸劉豫虜疑有間且合從困
彼也遂急廢之以河南關陝來而罷兵兀术再出大
敗於順昌拓臯始稍惧我而盟約遂定且以女真種
落而兼中原契丹爲之主其勢不順其心不服而保

守至今六十餘年者以中原積怯懦不自振之氣且
無有爲天下倡者雖或倡之而居文法牽制之地亦
決不能堅壁而窮鬪故也自紹興十一年之後不
惟我之所欲者專在和好而女真之族類亦皆以和
爲利亮氏弑君殺母志平區夏移都舊汴南渡江淮
鼓聲所震水波騰湧然發足未幾而今酋自立於後
矣方變昔日之君臣而爲敵國又嘗聲以還故疆爲
言范成大之使湯邦彥之使中間屢較禮文矣自其
向者平視我師投袂賈勇及此開隙足以取怒而虜
卒不動今歲遷入其穴傳聞多端難可信據然而上
京蕭條從臣死喪思燕之樂既而復返此不可誣也
然則女真失其故部與契丹之地而以燕爲家其君

臣上下文法制度所以守其國者皆以中國爲法而
又願和不願戰喜靜而惡動是雖六十年積累之久
而與此二國之人終非有手足肺腑之託也其與劉
石鮮卑氏羗之勅對不侔也明矣然則其事在一戰
而勝之耳夫一戰而勝虜之心搖不復留中原當以
燕爲固耳吾之始一大戰而勝其求中原也固易及
其終於勝而不可禦使併燕得之此則難矣雖然事
豈有不難而後成也哉今姑未言其終於勝而不可
禦者姑求其一大戰而勝之之道焉勝之之道盡去
吾之弊政用必死之師必死之將必死之士決壞二
百年糜爛不可通之說真以必死敵之則勝矣若今
世之言兵出某策張某陣用某人以立奇功者豈可

賴邪在以實勝虛以志勝氣以力勝口而已矣

終論五

請言前日之所以謀爲恢復者趙鼎書生自附於問
學收拾文義之遺說與其一時士大夫共爲貴中國
賤夷狄之論此說春秋者所當講也不可以爲不美
雖然中國之不可以徒貴夷狄之不可以徒賤也所
謂女真者豈以其講論析理精微之所能致邪張浚
之始用也少年狂疎恩信未足以感士智力未足以
服人寔迫強項玩命之將一舉而失關陝蜀之全者
幸耳鼎既泛然於事機之間不戰不守虜來則進而
拒名曰親征虜去則退而安名曰駐蹕而浚尤爲無
統 光堯 顧無所倚仗以言孝忠之迫切則 祐

陵之梓宮未歸 顯仁之鑿輅未返以言圖功之救
寧則治兵講武不休而漢虜之分決迄無期度於是
秦檜南自南北自北之論衡入其中堅不可破而鼎
與浚均遂矣及乎 紹興之後檜死虜動而 隆興
之初浚專以恢復之說自任號召天下名爲忠義自
喜者利而從之其實無措手足之地聚兵淮上一則
祖述范仲淹之舊說欲與虜帥往返以定和議爲兩
國生靈請命一則欲結合北方大姓故家契丹遺種
相率響應以謀大功至其一敗符離師徒潰散人情
摧沮異論交興而湯思退王之 尹穡力主割地以
盟而中原再失望矣浚不成而敗事及其招徠歸正
歸明之人散滿內地窮困州縣冗雜銓部至今無根

抵者上書論事自謂能知虜情畫策出奇以干差遣而度歲月皆浚所爲也蓋浚與鼎乃前日言恢復者之首而其方略可考矣昔者南北兩立南欲返城而歸北北欲奪地而來南無義之人志念不靖未始不如此爲將帥者嗚致之不敢絕豈真以此爲立功實驗哉今南北雖復爲兩立之勢而北本吾故都故南之思北也少而北之望南也多夫大姓舊家常思歸順其理必然無足恠者特患吾威不立而戰不勝耳威立而戰勝可使中原之士奮挺逐虜而迎我然吾之真能恢復者不專在此况於契丹遺種豈可誘致此與童貫用郭藥師伐燕拒女真何異邪浚少年爲將相困躓白首忠義不衰而其所經畫者止於如此

光堯聖訓謂浚不可用非知人之明哉今鄉曲之揚
士志在邀利取寵復取浚門下已陳之說更互藩飾
以爲北方之奇策而國信小吏以土物相饋遺竊問
廝養而謂得虜密事以相銜耀泐淮守臣思爲進用
計布心腹於跳河之曹越淮未幾撰造虛事以爲間
探之明若此者紛然繼踵而恢復之說遂與舉子習
程文以媒課試者無異而國事眞無所考據矣願
陛下一切掃盡勿留 聖思力行今日之實事以實
勝虛以志勝氣以力勝口用必死之師必死之將必
死之士以二年之外五年之內責其成功可也

終論六

請論今之所當分畫者虜以得中原爲守而不以備

我爲守其戰妄進而已其守嚴兵而已昔人南北對壘之形彼不知也我無對壘之勢故也然而吾以其無對壘之形而戰則欲效彼之妄進守亦效彼之嚴兵是所謂無對壘之勢者也符離之戰是妄戰也雖使得宿得毫得徐遂至汴郊將何爲乎彼之所以由淮而妄進者明我之不敵耳而我亦效之何哉駐劄之兵是嚴兵也不度其必守而宿兵焉宿兵於無用之地將何爲乎故我之當進而置兵者四興元一也襄陽一也合肥一也泚海制置司一也我之當守而置兵者二建康一也鄂州一也當進而置兵其必進者二興元也襄陽也其不必進者則合肥也泚海制置司也何謂必進襄陽之出宛洛興元之出秦鳳二

者我之所必當有事據中州按關隴形勢之最先古
今之同論決不可易者也何謂不必進從淮以出毫
宋大梁地散而難一且虜之所必爭也虜所必爭吾
能拒之使不可進而安江南之心其功多而大矣海
竒事也危道也其進所以取齊也使關洛事濟四方
響谷胸山復來則可用矣不然則便而待之耳何謂
當守夫建康鄂州非當守也然爲國必分內外其四
外也其二內也內之不可不置兵皆所以守江南也
雖然置兵無多必一人得一人之用則合肥最多也
興元襄陽其次也建康鄂州又其次也制置司又其
次也不盡二十萬足以蒲之矣夫謀天下之大事成
天下之大功非可以攻人之無備出人之不意也必

有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攻堅排深之力而後可我以此
進彼亦以此進昔者謂彼能而我不能也今無謂彼
能而我不能故我能彼亦能盡我之所能以較彼之
所能短長相形而勝負分矣一再勝則霸王之資也
夫天下之功難成也天下之事難謀也晉宋之間耀
威河南常事爾枋頭霸上滑臺虎牢洛陽皆得至焉
獨其不合天下之勢所以南北分裂而南之土地日
削既失蜀復失淮復失江北故隋并陳也 紹興十
一年之前中原之號令猶或可接後始截然矣末年
潰亂而諸將亦或有所至今也復不能望見襄廬以
北論者方囂然以取中原為希世之事不知中原雖
可得而北方猶未可圖也况其不能望見襄廬之北

而欲坐策中原者乎 陛下宜執分畫之要謹命帥
臣立爲至難不可動之實以對堂堂之陣正正之旗
生其人之氣勢而不務出於無備不意以爲立說之
觀羨而實不可用此則今世謀事立功之始也

終論七

蓋今之所謂分畫者以一當一而以一取其一適得
平焉以蜀當秦亦以取秦以荆襄當韓魏亦以取韓
魏以淮當梁汴而亦取梁汴也又以汾海制置司不
當齊而志取齊焉如是而長江之內深入吳越旁極
閩廣而我之所以爲國者又當在分畫之外其自守
猶爲有餘至於人徒兵械財穀而我之所以爲是者
不待收聚經營而可以自足則是非必奮於微弱立

於艱危以少取大以寡取衆若昔者越之於吳燕之於齊也又非若女真之於遼與我也而又中原者我之地中華者我之名復讎者我之義則自燕以南其勢易以傾動而從我若是則我於一當一一取一之外又有所謂易焉者雖然我之所有亦非彼之所無也我之所易亦非彼之所難也力均者必以力勝而我又有所謂難者自宣和以前以弱勢行弱政百二十餘年矣宣和以後又非止弱而已我之人氣奪心懾不能自主其命而今也抗首奮勢大正其紀綱欲必以一二年之外五年之內而有大功天下之人或以竊笑或以驚視或以疑之或以非之或以沮之異論四出解體不前且復人才未嘗素練識不

足以信其志意不足以行其力則兵之欲少者未必
不激其變財之欲少者未必不因其乏此必至之勢
而君臣相與之間不能泰然自保以要其成者也雖
然事決有不可不然者在 陛下深信力行而已蓋
昔者其所行之事與其所立之論尚爲不遠論
立於此若射之有的也或百步之外或五十步之外
的必先立然後挾弓注矢以從之故弓矢從的而的
非從弓矢也今日之論先揣其人之不能行與其勢
之不可行而論因以立是引的自近以成射者之無
能而已自東晉王述蔡謨始有量力度時之論而商
浩諸庾屢謀北方元溫事力尤盛謝安時會最捷然
皆勞民動衆無所成立而敗喪隨之故王述蔡謨之

論勝而今世偷墮無能之人竊取其說以疑亂當世
所以國威久不振而 陛下欲爲之志久而無所爲
也故臣願 陛下究觀古今之變盡其利害之情而
得其難易之實解膠固伸攣縮先有以大慰天下之
心天下之人方傾耳張目聳動四顧而莫知 陛下
之說安從出也然後立堅定之論而講分畫之規警
策群臣生其志力以終從 陛下之論如射之立的
而不使群臣一前一卻懷詐飾非以疑沮 陛下之
所立譬如引的自近以成射者之無能也此天下之
大決安危興壞之大端 陛下之所先知也如此者
定則臣雖微且陋得以其說爲群臣之倡承望
聖意而敷暢於下誅賞可用功罪可分而人才出矣

兵總論一

今事之最大而當極論之論之得其要而當先施行者一財也二兵也雖然財之所以爲大事者由兵之爲大事而已其舉措爲廢興之决無先於此世之言兵者充塞爛熳可聞而不可聽可聽而不可行者無他焉言古者簡易徑省無兵之患而有兵之利然而接乎今之異勢異宜而不可用也則古雖善而何益言今者繁密重滯有兵之患而無兵之利然而習乎今之既安既成而不可改也則今雖不善而何損雖然此非直擇利害以定取舍者也誠使真擇利害以定取舍則雖不必簡易徑省以慕古人之名而今日之兵其有患而無利曉然庸人皆能言之豈可不亟

圖而亟變乎蓋嘗慮之三代之兵乘兩漢之郡國管仲之內政隋唐之府衛此古人之美名也自府衛變爲召募召募之法壞而邊兵始重於是藩鎮之亂起收藩鎮之重勢而人主聚兵以自將爲名竭天下之力以養之及人主不能自用而柄任已不專於諸將矣則四顧茫然無所統一於是內則常憂其自爲變而外不足以制患至於有莫大之兵而受夷狄無窮之侮此非今世之所謂實患者乎美名不必慕是各度其時之所能行者可以言智矣實患不能制是又不知其時之所當變此不可以言智也姑試言兵之常制以合今日之事有四有邊兵有宿衛兵有大將屯兵有州郡守兵邊兵者因其地練其兵不待內地

之兵食而固徼塞也宿衛兵者因都邑所近之民教成而番上與募士雜國廩其半而不全其養也大將屯兵者悉用募士而教其精銳全養之而已州郡守兵者以州郡之人守之而不以州郡之力養之也故兵制各行而兵力不聚然後有百萬之兵而不困於財矣故進則能戰退則能守而不受侮於夷狄今也一之邊兵募也宿衛募也大將屯兵昔有舊人而今募以補之使成軍也州郡守兵昔之禁兵消盡而今募其人名之曰禁兵也四者皆募而竭國力以養之是徒知募而供其衣食耳此所以竭國力而不足以養百萬之兵也力則已困用則不可故進不可戰退不可守百人跳梁而一方震動而夷狄之侵侮無時

而可禁也臣願陛下審慮定計以分四者之兵而
變今之法不過二年法行制定財不足爲大憂而兵
可用矣

兵論二

自唐至德以後節度專地以抗上令喜怒叛服在於
晷刻而藩鎮之禍當時以爲大論矣然國擅於將猶
可言也未久而將擅於兵將之所爲唯兵之聽遂以
幼脅朝廷故國擅於將人皆知之將擅於兵則不
知也大歷正元之間節度固已爲士卒所立唐末尤
甚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人主之興廢皆群卒爲
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聽命而不敢較而論者特以
爲其憂在於藩鎮豈不踈哉太祖既稍收節度兵

柄故汰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所以平一僭亂威服
海內者 太祖統紀綱御之力非恃兵以爲固者也
群臣不考本末不察事勢忘昔日士卒奮呼專上無
禮之患而反以爲 太祖之所以立國者其要在兵
都於大梁無形勢之險其險以兵夫都於大梁因周
漢之舊而非 太祖擇而都之也使果恃兵以爲固
則連營百萬身自增之不待後世也其數乃不滿二
十萬何哉不以兵強前世帝王之常道也况 太祖
之兵不滿二十萬其非恃兵以爲固也決矣召募之
日廣供餽之日增盖 端拱 淳熙以後契丹橫不
可制而然耳 康定 慶曆謀國日誤恃兵爲國之
說大熾不禁而後天下始有百萬之兵弱天下以奉

兵而其治無可爲者矣而上下方揚揚然以爲得計
爲之治文書治財賦盡用衰世哀刻之術取於民以
啗之而猶不足及其不可用也則又說之俛首以事
驕虜而使之自安於營伍之中也故王安石欲爲
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不勝養而猶不悟藉
兵之不必多教諸路保甲至四五十萬陰欲以代正
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爲兵於是虛
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矣 元祐廢罷保甲史
臣以爲 太祖設階級之法什伍壯士以銷姦雄之
心兵制最多而百餘年無禍亂王安石不足以知此
者實錄所載蓋當時議論之本原也雖然王安石則
信不足以知此而不爲王安石者豈能知之哉至於

紹聖以後則又甚矣保甲復治正兵自若內外俱耗
本末並弱 大觀 政和中保甲之數至六十七萬
二法皆弊名其實亡故事制大壞而士卒不能被甲
荷戈平民相挺化為盜賊幹離不始挾兵纔萬餘長
驅而至莫有敵者倉卒遣人召曰徒以勤王京師失
守則勤王之人寇掠遍天下矣嗚呼痛哉養兵以自
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於本朝者也
而議者猶曰恃兵之固制兵之善可困而不可改可
增而不可換是厚誣 太祖而重誤國家也加以四
屯駐之兵又昔所未有以數倍 祖 宗之財用投
於四總領之巨壑而州郡又各以兩禁兵自困侵
民力至於空盡問其外禦則曰請和不暇問其內備

則曰倉卒可憲統制統領總轄路鈴將兵之官充滿天下坐糜厚祿而兵未嘗有一日之用方今國未見有難治之弊敵未見有難破之驗徒以自困於兵浸淫重滯不能輕利其一曰四屯駐大兵之患其二曰州郡兩禁土兵弓手之患去一患而得一利一州之兵患去則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則一方利兵患去則兵強惟所用之無不可者陛下果決於此豈有久而不革者哉

四屯駐兵

敢問四大兵者知其爲今日之患乎使知其爲深患豈有積五十年之久而不求所以處此者然則亦有不知而已矣自靖康破壞維揚倉卒海道艱難

抗越草創天下遠者命令不通邇者橫潰莫制國家
無明具之威以驅使強悍而諸將自誇豪雄劉光世
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其
玩寇養尊無若劉光世其任數避事無若張俊當是
時稟稍惟其所賦功勳惟其所奏將校之祿多於兵
卒之數朝廷以轉運使主餽餉隨意誅剝無復顧
惜志意盛滿仇疾互生而上下同以為患矣及張俊
收光世兵柄制馭無策呂祉以疎俊趣之一旦殺師
卷甲而遁其後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以屈辱為
安者蓋憂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
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
天下之財特命朝臣以總領之以為喉舌出納之要

諸將之兵盡隸御前將帥雖出於軍中而易置皆由
於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勢向之大將或殺或廢楊
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安故其為深患者若此而
已雖然以秦檜之慮不及遠也不止以屈辱為安而
直以今之所措者為大功疲盡南方之財力以養此
四大兵惴惴然常有不足之患檜徒坐視而不恤也
檜父於其位老疾而死後來者習見而不復知但以
為當然故 朝廷以四大兵為命而困民財四都副
統制因之而侵削兵食內臣貴倖因之而握制將權
蠹弊相承無甚於此而况不戰既久老成漸耗新補
惰偷堪戰之兵十無四五氣勢懦弱加以役使回易
交跋債負家小日增生養不足怨嗟嗷嗷聞於中外

祖宗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前世之所無
有而今日竭南方之財以養四屯駐之兵又祖
宗之所無有也夫以地言之則北爲重以財言之則
南爲多運吾之多財兵強士飽事力雄富以此取地
於北不必智者而後知其可爲也今柰何盡耗於三
十萬之疲卒襲五六十一年之積弊以爲庸將腐閹賣
鬻富貴之地則陛下之遠業將安所託乎陛下
誠奮然欲大有爲於天下摠不可掩抑之素志以謀
夫不同覆載者之深讎必自是始使兵制定而減州
縣之供餽以蘇息窮民種植根本於是厲其民使必
鬪厲其將使不懼一再當虜而勝負決矣兵以少而
後強財以少而後富其說甚簡其策甚要其行之甚

易也

廂禁軍弓手土兵

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爲縣之巡徼土兵則爲鄉之控扼夫供役有兵巡徼有兵控扼有兵大州四五千小州猶二千人計一兵之費其正廩給之者居其一焉困兵而置營伍將校其上路分鈐轄總營者居其一焉恩賜閱視借請券食者居其一焉緣兵之蠹弊虧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民之所謂第一等戶盡其賦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今州郡二稅之正籍盡以上供者及其所趨辦酒稅窠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既自以養大兵矣而州郡以其自當用度者又盡以養廂禁土兵又有配隸罪人牢紆充塞亦州郡

所養然則財安得不匱而民安得不困乎夫所以養
兵者爲其有事而戰不爲其無事而備也無事而備
則必有不養之兵而後可令養之於無事竭州縣之
力以衣食之固非所以戰也則雖有百萬之兵而不
免自貶爲至弱之國乃其勢之宜然耳世之論曰養
兵之患無智愚所同知然而不能去者不可去也不
可去者動衆害事弊未除而亂先作也夫畏其動衆
害事以爲弊未除而亂先作此固庸人之常情耳而
以爲養兵之患無智愚所同知則非也何者誠不知
而已知其爲患則早夜之所思命令之所出必使之
至於無動衆害事可以除弊而不作亂以幸天下國
家也豈恣其如此而徒曰必動衆害事哉故不減宿

衛屯駐之大兵則國力不寬不減廂禁弓手上兵則州郡之力不寬夫亡法定制於重滯繁擾之中以困民爲安強以耗國爲實惠以疲士大夫之精力爲用材以人心益陋所守益卑者爲遠識以不可舉動爲體國以養兵不戰爲銷姦雄之心遂至於忘讎恥棄諸華廢天命禮壞樂失積衆弊而莫能革者宿衛屯駐之兵困之於上廂禁弓手土兵困之於下而已陛下思之於外而不圖其內意行其所難而不實爲其所易者何哉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五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六

前集

古詩

章貢黎諒編集

馮公嶺

馮公此山民昔開此山居屈盤五十里陟降皆林廬
公今去不存耕鑿自有餘風篁生谷隧雨旆來岩虛
人隨亂雲入咫尺聲相呼四時草木香異類菓藪腴
採薪得崖花結綴成襟裾此亦佳窟宅可對幽人娛
何必種桃源始入仙者圖甌閩兩邦士洵洵日夜趨
辛勤起芒屨邂逅乘輪車山人老白首名氏不見書
我獨何爲者拊身念居諸

吳江華嚴塔院贈了洪講師

具區以爲豬吳江以爲禪自專一方浸盡納海所遺

逝川無發歎麗澤可求師昔人會心地今爲魚鳥資
飛者自無極遊者自無涯造物不諄諄亦莫分何誰
此時余與子相遇相諧嬉曾觀烟雨外未滿蒼茫思
復來秋風後重有騷屑悲不及日月入爛焉墮輪規
尚見波濤驚纍然擁丘坻况彼瑣細者蒲葦爭紛披
當年吳季子德合無醇疵范蠡之所矜視之眇毫厘
末路張季鷹適意亦見推人才非一端事近苦易移
常恐後生輩風流日凌遲縣憂公家迫俗陋棟宇卑
子將跨大閣對此連天彌英雄久銷歇枯槁乃光輝
寘余一榻處析理定興衰

送趙景明知江陵縣

吾友趙景明材絕世不近疏通無流連豪俊有細謹

尤精人間事，照見肝鬲隱。忽然奮鬚髯，萬事供指準。
漢士興伐胡，唐軍業誅鎮。久已受褒封，誰能困朝楨。
四十七年前，時節憂患盡。去作江陵公，風雨結愁愠。
昔稱長官貴，今歎服勞窘。夜光儻無因，早晦行自引。
田園多遯夫，未必抱奇蘊。勉發千鈞機，一射強虜殞。

送鄭景元

兄弟同升難，高材自摧角。官多復不記，四載禮南嶽。
一朝盡室去，菲食遭歲惡。丈夫軒豁意，快緊出鷹鷂。
忍事得無慚，信有古人學。建安雖閩壤，桂樹美可樂。
合抱更連理，叢生蔭州郭。歲月歷悠長，根株見齟齬。
終當作大厦，積功在雲壑。尚友如此君，蒼天未爲薄。

題賈儼不忘室

賈子好脩士躬耕鹿岩阿茂木俯青泉幽處堪逶迤
有室淨禁几圖史參前羅獨能取我語標榜相魏我
我語不必記子意故足多物之徇外者迅若橫流波
當其一念覺胼胝駐崩渦神九起痿痹厚續還暄和
倫類苟通明軌轍寧舛訛但憂所見弱繚如附松蘿
輿薪豈不睹柰此斤斧何勿令學高山所至纔獻坡
如於衆穉稗收拾同穎禾雖云善端在坐悼良時過
子先發曹掾仁義躬濯磨活人不知數一善懷衆嗟
每識飯牛下有作甯戚歌至今鄉里敬墓栢垂霜柯
子質復粹美藻火兼佩珂中夜再三歎警策自詆訶
未合者參辰巴逝者江河所願天爵尊非必貴决科

陳同甫抱膝齋二首

昔人但抱膝將軍擁和鑿徒知許國易未信截身難
功雖愆歲晚譽已塞世間今人但抱膝流俗忌長歎
儒書所不傳群士欲焚刪譏訶致囚箠一飯不得安
珠玉無先容松柏有後艱內窺深深息仰視冥冥翰
勿要兩脾消且令四体胖徘徊重徘徊夜雪埋前山
音駭則難聽問駭則難答我欲終言之復恐來尊沓
培風鵬未高弱水海不納匹夫負獨志經史考離合
手揆二千年柔條起衰颯念烈儻天回意大須事匪
偶然不施用甘盡齋中榻寧爲楚人弓亡矢任挽踏
莫作隋侯珠彈射墜埃壒

超然堂

晨興詣曹參使駟傳呼超庭頭頸屈退歸闔戶胥吏

玩過門掉臂不入室宅舍空荒轉頽漏騶僕監綏常
寒乞此堂豈可更超然乍可執掌中佛爵每憐莊周
齊物論遣詞曠蕩遠經律獨称松柏受正命舜何人
哉盡倫匹萍實浮沉江漢遠劔氣騰鄭牛斗出招徠
鳳麟已悠緩琢磨圭璧強堅密樁擎自貴竭人力起
倒相因廢天質古今問學滿天下分寸毫厘難細詰
以茲凜凜觀萬事口不敢言心自失今朝幸續省倉
米且以糜煎飽時日

再過吳江贈僧了洪

回颿掩夾浦勢與黑樓頽連袂上長橋身弱屢見扛
苟無傾覆憂恣橫未易當坐定互驚愕師云乃其常
有時氣力雄駕浪拍此邦熟風無失舟小艇來茫茫

始悟寡所詣論改色據張街小以爲大空令事難量
玩變不覩微亦乖智之方已矣勿復云聞鍾過石塘

靈巖

穹窿右俛眉天平左垂鬢吳人宅沮洳茲山抑其鎮
陟起爲表著突兀數尋仞樛松頗堅瘦立石乃桀潤
兼有千里波杳靄來遠韻宜乎登椒丘罷落思奮迅
亡王未亡時絕色館孤峻歌聲妙款乃俎品窮蛤蜊
援琴固停咎解甲仍轉瞬終歸寂寞人破釜煮枯董
陳迹不足吊新締何勞問三年姑蘇驛空望此塔近
適當熟食節煖氣無已吝豪風增春愁異雪損花信
聊以壯遊行歸受兒女轡

葑門

遺墨固藏神希聖非立我斷後輒無前實右即虛左
品定賦織洪義明分勇儒端木語衛文洙泗皆卿左
孔子叙夷齊後進尚鬼瑣從來一大事幾作鴻毛荷
知非言所及結網魚受課誰持空空質放縱無不可
茲門小精廬荒寂衆萬過欣余二三子拙力守饑卧
楊花安得攬飛去天隅唾唯有露垂垂滿畦紅藥墮
還華賢良九經說賢良進卷語林等

華君官五世人物樸而重窮經不辭難著論何其勇
編排過百帙裝度高一冢見聞頗驚訕吟玩自欣悚
余本空疎人盛刺勤遠捧津般俾之讀涉岸滄溟洵
誰知畏浩博敢復議煩冗苑蘭恨柔蔓櫟社憊擁腫
誰令獨管吹而爲衆竿恐揚墨歧路迷服鄭立林拱

西鄰黃策子簡要獲天寵君兮幸持歸卧看雲生壠

齊雲樓

天下雄諸侯蘇州數一二都會自昔祇陪京今也貴
奕奕撰重樓名岩立平地虛景混空蒼響聲收遠肆
闐闐雖散闕欄檻皆堪記向非土木力焉能快高視
湖山西南維江海東北墜舒緩未爲愚疏達終多智
窮民一宵燈細巧雜紋織豪士三春卉妖麗亂名字
侈甚見精誠富餘輕講肄先朝豐豫日應奉稽古義
花綱飛入汴石林鬼浮泗天然造生活始者行賑施
王公占上腴邸觀角竒致是邦聚璀璨四顧盡憔悴
狂胡誤濡足遺藝等交臂艱難屢省方薄遽虧頌置
因循墮和好俛仰銷年歲翻憐井邑盛又使編氓匱

頗云魚蝦微亦已困征稅人生賦苟免所尚剛強氣
呼鷹飽何待暴虎怒斯易吁嗟久悒悒胡爲長喘喘
夜聞踏歌喧激烈動哀思吳俗固捷疾吳兵信蠶利
項梁起讎秦子弟奮技功成須力到豈必資黠慧
寧羨鵲居巢盍如蛉有類未發忌先聞因詩良自喟

虎丘

虎丘之名歲二千虎丘之丘何眇然衆山爭高隱日
月笑此拳石埋平田雖然培塿疑異物劃開陰崖十
丈懸冢中有恨索遺劍亭上無語傳枯禪偏是吳人
愛山急逐面分方誇僥立屋承隋唐良穗稱墨題熙
豐尚新濕松梢莫遣風兩橫石盤自添苔蘚滋

春來春去吳人游
足雷負吳賤路應泣

北齋

頻年寄全吳解字雜營保前聽久傾壓後舍岌歌倒
常因霖雨後壁壞不容掃跳蛙浴漏猪野穀媚穿泉
以茲違色養先還媿親老低頭謾商歌瞪視豁愁抱
當身良易足遺後非長道幸今脩整畢楹楠正完好
晴窓閑晝永夜榻初良早友朋坐雍雍燕雀鳴草草
居室君子後華門固爲寶矧伊澤國士敗棟威塗潦
繆免使者厲職思振枯槁人之所歆羨未必天能造
卷藏姑罷歸蠹簡說剛浩

人情無終極匪陋則求佳寢處既少安游燕豈不懷
惟思舊酒務糟酵荒榛埋破甌聚隆坳新葦連長堦
種竹夾起然移花遶北齋及爾風露清忽感意象諧
幽深容浪蕖潤澤長共芳亭亭兩高梧買自婁門街

俟以歲屢寒宵若萬仞崖吾留能幾日齷齪強安排
方嫌樹影瘦復慮地勢仄世間香味悅每與腥羶偕
雅故使鄭清法語仍進俳俯同侪儒笑但恐好惡乖
莫窮有限物徇此未腐骸

題椿桂堂

九官八士古之良靈椿丹桂後騰芳馮公詩意雖短
陋閭里傳誦終難忘君家同生五兄弟短檠伴夜東
方啓黃旗兩記張慶闈紵袍三號趨文陛辭華標角
人力能科名均齊天所興作堂不須棟梁好但種此
木高千層透日匝陰香未歇滿庭車騎同時列更將
磊砢替團團留與北風觀壯節

嘉禾莫氏兄弟五人元忠若晦似之若拙若冲自

紹興庚辰以來相先後登進士第縣以五桂名其坊又自揭所居堂曰椿桂姑蘇通守與余同僚屬賦此詩

贈訥相

柯山訥相醜形模以相獲妍如子都每將氣色較官簿
初若搏影終探符劉公實陞提刑立宗卿加龍圖就
中兩說竅稱驗余耳所逮非人誣汎言心事依勸戒
多假名噐煩邀呼君門九重遠萬里求者爭道分榮
枯一身暫寄百骸聚擅法朱紫誰頭顱子其惜術無
浪許恐負西山之餓夫

送鄭虞任赴京西檢法官

春風逝無涯夏潦生未已思君遡江漢行銳業難止

事繁絲擘亂神靜魚鱗理前年浙東幕借助獲專美
邊頭值閑暇人物盛儲時荒村魚米場孤戍花藥市
雅知足禪味翫世失憂喜但疑柳上白時雜髯間紫
豈非久不遇感歎妨隱几回首舊隆中畦壠長疑疑

張氏東園送王恭父得殿字

燕鴻不相須進趣自求便余來君其館乃復當我餞
一春三月雨亭樹鬱霧殿絮重厄飛揚花蒿堆紫茜
縱有百壺清何能一笑遣爲郎昔同甲四海初會面
凜然抱英特霜宇搏溫霰雄辭推落筆一語不可選
重來更純粹玉琢金就鍊漢家闡道術四達詔群彦
談經石渠觀會議白虎殿通方要歸宿立異豈夸術
子行若微罪天意委深眷以其今固辭可信非始戀

楚熱宜綳締峽漲難短牽回舟泊書林及此未掩卷

奉賦德修西充大夫成都新園詠歸堂二首

浣花炫春滋濯錦絢晴浦成都信繁會此水工媚嫵
豈無濠上亭蹙步難仰俯誓言違市朝卜宅近幽阻
沃沃葵莧畦焰焰棠杏塢朝曦濕淺瀨暮色生遠渚
循涯詠未厭引流絡其圃蘋荇依籬樊鳥鴈宿庭戶
長松百里外物象爭渺莽時平乏隱淪篔簹自歌舞
岷江志東向激射走吳楚胡爲滯滄之習坎聖所許
我生海旁州古言江來鋪力浮萬頃盡坐識一溜初
之子酌彼源紺縈玉斗鄭雅韻舒煩憂逸駕陵趙趙
詠歸有何意豈亦歌風乎湛湛遊無梁滔滔濟無楸
縱橫回伏中暮齒將焉需三閭始開闢十畝終耘鋤

東西兩莊舍兄弟相應呼緬哉趨前規更作卻後圖
顧思曲肱樂一身匪求餘我獨無家歸羨子鑄自迂

送馮博之

我乞來荊州足未曾出門明明楚漢迹莽莽風塵昏
茲復罷著書梵譯專討論頽然對白法諸有不得存
傳之京口別歲暮始窮源帆張飛動勢纜繫棲泊痕
相固舉杯酒醉極沮漳翻儒生慕傑氣赤手誅鯨鯢
將軍建寶壘寸甓宜自攢于時雪五尺遣卒問江干
荅言屈大夫橫肆羣魚吞豈如衛甯蘧舒卷常溫溫
聞此重嗟嘆恐墮禍福觀榮懷用國寶誰能免沉燔
要令德性脩乃挽江海渾我今材力盡拙計東南坤
尚餘春秋志欲執左袵奔念子獨奈何葺屋補墻藩

梅花一兩拆春意到草根倘見南枝榮折寄隨驚端

送李郭

蓋代寸難看獨手衆叅聞見其來久流風莫盛元祐
時崛起誰當紹興後嗟君探討窮一生心通文字難
力爭雀啄雪籬閣筆坐蟲吟露草繙書行已輕富貴
須臾爾萬一姓名傳野史只愁垂老絕知音自送青
編滿朝市余之視君尚少年題玉爲磻何所賢期君
更盡未死日舉世不信方知天

送喻太丞知處州

喻公策名自先朝奉常冬官始見招何因歛退爲泉
石可惜垂欲排雲宵處州不城山作堵百嶂千峯自
翔舞孤高上頭天一柱中有秀句須公取

送劉德修

羣航弭安流未脫孤帆厄獨板亂橫潰始負衆舟責
蟄雷正湏時春雨宜滿澤勇夫攻堅退智士倒戈獲
去年北關路求歎出處隔俄欣鳳儀雅緩彼梟博磔
發覆洗塗糊召和開褊迫一日期萬年倏伸展長策
居然西州道千仞斂歸翮鬢髮何用青肝膽元自白
古聖豈不勞築此英俊宅誰令閉榛奔回曲用蠻貊
天門映蕩蕩瑤實連蔓摘種玉如有方從今空橫索

題李君亮義棨堂

分殮人所能多至踰萬億一朝可趣具寒暑三十易
古之轅釜者其始蓋未惜懷哉西方士義重見寡特
招呼幾州氓歲歲青黃食雷聲匕筋動雲湧床座窳

昔我手行粥今也愆膂力憶汝身自孩又抱兒子喫
豈有不足歎幸無嗟菜色天爲產厥孫文射最高策
勞君太史令乞彼峨眉伯出處善知時教訓陶美澤
築堂事遺像雅頌鑄衆墨我歌則後矣荷歎綴周什

醫工歎重贈柳山人

柳生洲居濠北邊絲辭質野誰所傳不曾入城行賣
卜有問災福須呼船歎我奇疾何頻年其初過清肌
凜然已忽腹拒遭拘孿一身盡異形質變恍若土木
徒人言蚤知定性不生滅今安得尔庸非天醫工刃
人死無律妄談標本從何出補勞護弱轉疑聚排寒
盪濕如淫鬱挾風上行閔隔失迸肉藥皮併爲一猶
云無傷乃餘疾生雖憐我謬時命豈悟顛倒緣此物

彼蒼應有司殺者授柄於工無乃悖我勞萬事明當
休自古零落歸山丘但疑未死復不活熟視重爲諸
醫羞餘聰殘明不可留治命已乖妻子謀執訊空貽
友朋憂柳生聰罷掉頸笑既有主對非吾尤山歌靜
夜聲宛轉更着此曲歌中流

宿石門

好溪瀉百壑南北傾萬峯山九堆阜俗映岸羞爲容
石門忽秀出老幹蔭渟洪捨舟從口入便已離塵中
衆芳拱窟宅環峒獻竒穠藤蘿異態度尺寸疑施功
錦茵翠織成照耀無春冬水行千丈高歎薄不可窮
更有洗頭盆雲深霧常封昔年謝康樂築居待其終
繼作者丘裴語言亦稱雄依然百世後未忝騷人風

栖栖三羽衣日晏齋厨空云子歇過漿輓洗氛埃甯
自歎苦淹留寂寞不易供嗟我老無用佞山久成翁
結廬會昌側勢落魚鰕叢種竹似束葦栽松如斷蓬
小兒餽盆盂何時至周公會當同此住代輸助之春

月谷

昔從東萊呂太史秋夜共住明招山正見谷中孤月
出倒影按碎長林間憑師記此無盡意滿掃一方相
並閑

禱雨題張王廟

夏至老秧含寸莖平田回回不敢黎羣農無計相聚
泣欲將淚點和乾泥祠山今古同一敬籤卦分明指
休證傳言杯琰三日期注綆翻車連曉暝龍神波后

何慘愴昔睡今醒喜蕭爽人云天上行水曹取此化
權如反掌浙河以東盡淮壩哀哉震澤幾爲原願王
頓首玉帝前請賜此雨周無偏

開禧三年春不雨江河淺狹田野皆枯裂夏至袂
老憂不得入土禱於祠山宙期以三日逾夕而雨
大降種畢猶有餘澤乃作此詩刻於宙廡建鄴
守龍泉葉適

寄黃文叔謝送真日鑄

建溪疑雪白日鑄勝蘭芳誰知真苦澁黯淡發幽光
騎省可正論農鄉今則亡懷人坐太息泉竭鼎無湯
往歲謦言元善屢以建溪真茶寄余所謂常品甘白
者云此侯辣揅葉爾日鑄世以香爲貴亦尚白而

文叔餉真芽色不白且無香然則物之不偽者豈將
悅人於聲色臭味之外耶抑且姑全其本質而已耶

送黃屹

有客家住寶劔窟將身自比夜明簾見我立談盡肝
鬲駭視世俗徒沾沾千年豪傑供指使笑撻胡虜如
奴鉗嗟予病衰絕少韻只欲灸背依茅簷勸子持難
復居易呂梁之舟先歷試焦桐邂逅爨下薪良玉磋
砱宙中器誰言怒海鯤鯨惡別有晴川鷗鳥戲心亨
習坎行自字安流儻寄相思字

淨光松風閣

城中雲日如火催淨光行食聲轉雷不知何處白蘋
起便有滿坐清風來莫言作樓非急務翁當運斤兒

執鋸待得三間着此風病叟扶携上楼去

送蔡夢得

寸步旱黏楫千里脂染輪四國嚴諸侯江沙渺無津
翁今去何之綠樹羞鬢銀惟應苦吟徹龍室報以頷
珠光比日

和荅錢廣文蘭松有剛折之歎

蘭居地之陰藹藹含華滋此本不以剛而為剛者師
松無棟梁具何用稼冰雪終風撓長林常恐浪摧折
願子比令德一薰容衆高笑我非實材千載空獨高
趙振文傳借琉璃燈鋪寫山水人物一燭發
明百巧呈露畫師精妙者不能過也

古稱淨琉璃物現我常寂胡為自爭妍照耀出痕迹

坐有求心客駭目不忍看願息終歲勞留作袖手安

和荅徐斯逯魚簡趙昌甫韓仲正

江東文士稱數人寶冠霞珮朝靈君盧敖善游指天
去呂望應招離海濱有書不止問無恙平生懷抱陳
案上會看作意鳴朝陽陰孤夜短空惆悵

徐仁父先大夫詩卷指其改補鍋八句曰願
有請因疏下方

江南隱君子琢語水段清彼美補鍋篇義遠有勸懲
烹飪一餉止操持千載成未須誇染指歲晏期曲肱

題孫季蕃詩

子美太白常住世佳人栩栩夢魂通瀉落天河澆汝
舌移來不周盪汝胷千家錦機一手織萬古戰場兩

峯直孰南孰雅喚莫前
虛簫浪管吹寒烟

石經春秋一代奇寶
王氏爲熙豐學廢不用
瑞安沈彬老蠟而有之
後世孫体仁閣以皮
焉余爲名曰深明

喟昔洛門初上石未久
翻遭禁書厄沈公祕藏
百載餘高閣突兀共堆
積萬物散聚常橫陳汀
花岸草從紛紜海雲化
兩龍正起想象向來悲
獲麟

贈二葛友

飛飛下荒村渺渺集蕪城
振衣出虹蜺覆篲超丘陵
魯衛百世腴夷齊萬年清
翻然捨我去東風初渙水

呂子陽辭蘭谷家園却就石泉精舍

子陽意高希古人文如行
空無定雲清明未容詩酒

汚放曠自許漁樵親故園好本日夜長友逝兄淪不
同賞改綠移紅自若何躡磴捫蘿心獨往我昔迷津
經上呂閩出飛亭壓行路石影參差研匣寒花陰回
薄書奩莫離家十里山轉深琅玕滿地芝成林竹鷄
啾去月當午閑聽孫登長嘯音

永嘉端午行

行 橋東峙巖北大舫移家住無隙立瓶叵羅銀價
踴水衫雪袴胭脂勤使君勸客親付標兩朋予奪懸
分毫起身齊看船勢側撓安不動濤頭高古來崢水
鬪勝負湖邊常羸豈其數岸騰波沸相隨流回廟長
歌謝神助只今索莫何能爲敗鼓攪壕觀者稀千年
風土去不返醉裏寬讎空展轉

題掃心圖

大心覺也無虧成小心漚也隨滅生道人常與帚柄
行遇其歛起須掃清世間亦有無根樹又言朗月當
空住劫塵顛倒不自由只笑本來無掃處

後端午行

一村一舡遍一邦處處旗脚爭飛揚祈年賽願從其
俗禁斷無益反爲酷喜公與民還舊觀樓前一笑滄
波遠日昏停棹各自歸黃瓜苦菜誇甘肥

贈朱承務

顛倒八八卦流轉三百六前民此何神占險空爨瀆
以病既當止以年自當休春泥不補裂莫謾任虛舟
尼童何了詵從道一長老六年一忽捨去莫

知所之或云在天目山也詵甚喜將薙落從
之可少助乎

一師今何去天目萬文雲着我麤袈裟對住大茅君
著存亭

馴烏得食常好鳴靈茅無種還自生魂浮魄散奔何
極耿若有見悲難平山脉迢迢繡峯住墓氣騰騰縷
雲去蛟人抱寶夜出游指點今來著亭處

寄題運使方公祠堂

投村宿店破鞍韉乞鹽放酒心拳拳南荒走遍得瘠
渴玉井無藕何由痊令子名高壓蘇武暫來重覩經
行處追思往事空泫然榜墨尚新墻壁護佛幢五文
留衣冠大書刻記詞辛酸神來正值荔枝熟神去還

愁桂子寒吁嗟嶺民未知禮因君始拜令願此從今
簫鼓祭春秋福我如生首長稽

鄱陽董季興往游懷玉山捐田入寺爲民禱
兩君既道其本末又示山中五章請余賦之
然比來霖潦淹月種爛乃未秧也方幸數日

晴霽爾

懷玉歙龍懶心性六月困眠析未醒廣文偶來亦同
病買田施食懇懃請誰知領縣春風邊噴蛟怒鰐腥
熏天須君一念晴雨若遮莫崔僧輸俸錢

改東門出二首

百步鑿新征千年開舊池值此盈月雨川流莽溟瀕
蕪深草色碧雜卉華衆枝魴潛警言夜躍鷺起衝晨飛

我老皮骨銷扶行歎逶遲安得有遠志畢願歲郊扉
左方擁崇岡昔也重嶙峋自我護樵牧林光稍敷紛
與菊明疎秋墮挑照穠春本求平野立八荒辨燕秦
終限分寸珠僧磬通比隣面墻雖養蒙意生豈名身

中塘梅

天下之盛也聊伸鄙述答好游者

幽花表窮鴈病叟行村墟所欣一蔬吐安得百萬株
上下三塘間縈帶十里餘荒茨各尊貴野徑爭扶踈
愁雲忽返旆急霰仍回車蒼然歲將晚徒覺大象舒
羣帝宵命游衆仙儼相趨龍鳶變化異笙笛音製殊
物有據其會感召驚堪輿妙香徹真境態色疑虛無
問誰始種此豈自開闢初至今闕勝賞浩劫隨榮枯
兒童候黃墮捧拾紛筐孟重蒸雜煙煤縛賣傾江湖

臙脂蘸羅縠絳艷生裙襦和羹事則已甘老山中臞
以茲媚婦女又可爲嗟吁夜闌燭燼短月淡意躊躇
林逋與何遜賦詠徒區區

王氏讀書堂

誰能採桑談誰能帶經鋤古人讀書地妙理出窮閭
矧今治華室山翠湧前除風烟聚景趣花竹成畫圖
主人烏紗恰子弟繡羅襦新裝蠶紙印上記開闢初
展卷忽有得欣如奏齊芋勉哉造其微勿逐及毛羸
王簡卿侍郎以詩贈王孟同王成叟之姪也

輒亦繼作

季父昔從我寒燈聽微更强扶瘖聾和誤策蹇跛行
坐令兩銷落無復一呻噤宜汝逝不留出門訪咸英

大溪逢侍郎拆洗心曾清新詩發妙意說盡文字情
侍郎蓋代豪平蛮蚤垂名覽書五行下援筆千人驚
點化謝瑀刻涵濡透晶熒林黃橘柚重渚白蕪葭輕
褰裳念數往歲晏霜雪零

余頃爲中塘梅林詩他日來游復作

側聞中塘好曾賦勸游篇凌江入枉浦聊復信所傳
化工何作強耿耿不自憐山山高相映塢塢曲相穿
林光百道合花氣十村連風迎亂駛賊日送交嬋媛
天回祖陰後地轉升陽前初如別逃秦疏附心獨賢
又疑未興周掩擁欣俱全惜哉見之晚重尋畏彫年
一省三嘆息十步九折旋詩家詫梅事稿乾陋肥鮮
常於寒角曉愛披明水懸疎枝澁冷艷小窓露孤妍

吟悲商留燕句喜珠離淵忽茲遇衆甫欲鼓羞斷弦
無以寄美人千室炊莫烟明朝指行處霧雨空迷田

送葛元城

數年之留能浩浩一日之別還草草念子身名兩未
遂令我衰病無一好古人探道從妙年今人重耳輕
且前不愁好龍龍不下只愁愛玉酬石價

送白鄴還蜀

翻翻文若秋江生幽幽詩如寒澗鳴前歲淹徊下巴
峽今年憔悴出京城憑問天邊五色羽何事飛來復
飛去昔人但苦樊籠悲豈知此日籠無處

朱娘曲

憶昔剪茅長橋濱朱娘酒店相爲鄰自言三世充柏

戶官拋萬斛差長貧母年七十兒亦老有孫更與當
壚否後街新買雙白泥準擬設媒傳歸好由來世事
隨空花成家不了翻破家城中酒徒猶夜出驚歎落
月西南斜橋水東流終到海百年糟丘一朝改無復
歡歌撩汝翁回首尚疑帘影在

翁誠之挽詞

西方之人美無度眷此南邑朝陽鳴如雖出囊擬
國似璞有價空連城三仕郎官老将及一去郴州喚
不應朔風吹潮沒復湧渡口野梅飛碎瓊

送曹器遠

曹子苦心懷百憂右人遠矣思同流平生未得雄豪
力今日便肯卑微休麻源洞裏瓊葉雨南草市上蘆

花秋十年老語爲誰了西望滄江空白頭

送丁子植

婉孌好少年憶昨十五餘割慈避父母遷志親師儒
已上破荒第猶勤見未書平生烟兩外秋浦荷菱初
屬官號高士議政閑慘舒吟情且勿放民隱諒少攄

送方書記兼簡府主

我昔防江之下流獨許蔡子專軍謀未能奏效累絲
髮已復負謗叢山丘小范兵精思慮遠片言坐折群
疑滿幕僚無過只論功登秩薦賢來衮衮上流蜀接
更吳通桑麻滿里炊烟同鸚鵡洲前長笛晚黃衰
慙何時終

惴叔蔡兄來永嘉屢辱投贈於其歸也輒奉

俚歌爲謝兼叙離索

慶曆故家忠惠後性酷喜文踈嗜酒飄風驟雨蛙蚓
寂草玄獻頌龍蛇走古人道大何不容回空賜殖同
升堂若遇韓門親指畫豈有不在籍湜行水心可憐
地如掌讀罷君詩一惆悵文星今直正莆中去覓掀
天無底浪

送戴料院

質如金石堅文比錦繡新利錐亦穎透大璞終還淳
憶昨慨其離早合儀朝紳于今悄復去柰何猶選人
西風管搖落黃菊別有春茫茫九衢內白汗沾紅塵
誰拋連城富却買徑寸珍世路豈云極念子行李頻

禪房裏花窠靜與水石會春禽更語默夏日逾明晦
紛然衆竅殊趺坐凜無對

梁父吟并序

諸葛亮生初平建安時值何董交亂豪傑並爭皆藉
王室爲辭知其勢非代漢不已又自量其材非有超
世之度者亦莫能用也耕於荆山之陽以苟免不聞
爲事其甘窮約而不厭者將終焉然自是遂與劉備
周旋於長坂武林之間使備得益州而相之立禪丕
制天下之命雖功業不究然秦漢以來可謂人臣之
盛未有若此者亮之未沒也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
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
外任日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

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如所言余讀至此未嘗不太息也使亮終已不遇而抱祿長息以老於隆中者其躬耕之獲豈少此哉何故自親漢魏之勞至今遺恨以死是殆以天下厚其身者乎當幼孤之際不繫其名處富貴之隆不安其利伊尹周公蓋庶幾焉豈與管仲能合諸侯則三歸反坫蕭何保關隴乃賴田宅昔貸以自汙比哉史記亮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余既高孔明之行事而想見其詠歌之思於是追述其意爲梁父詞以傳于後使讀是詞者孔明之心猶有考也詞曰
依大麓之遺址兮儲后土之神靈樂天地之休嘉兮
皇涓潔而薦誠集后土之雍容兮刺百聖之禮文卻

大輅而御蒲秸兮惟儉德之是崇端一心而燔燎兮
卜仁義乎永年刻玉檢而請命兮何事秘而弗傳嘉
梁父之草木兮被赫然之寵榮咨梁父之遺老兮悲
忽不覩乎穆清維千乘萬騎之雜沓嫫媧兮猶彷徨
其行聲夫天運之適合兮雖聖其猶莫知彼河之洋
洋兮雖美而不濟泰山之椒既風雨又艱險兮乃登
封以類告豈其不可一兮伊所遇之獨異也雖伊周
之輔世兮曾何足以自喜喟余生之孔棘兮邈不及
夫七十二君日月幽而不明兮遭玄夜之方長競銖
鉞而日弊兮逐亡鹿而裂其髀肩漢氏之爲的兮而
不遺其餘民余既朴陋而不能謀兮又怯爽而畏兵
搢珽瑁於盜賊兮何不朽之可幾曾死亡之幾何兮

苟亂世以自免幸此土之平樂兮依鎮南之不遠余
耕兮隆中地沃衍兮宜桂種相原隰而下上兮町厥
壤之百畝彼二代之民樂兮豈不愛其皆有此偷予
腹之獨飽兮視歲行其在酉天既溉之以雨露兮余
又滋之以澮畎禾穰穰而同穎兮或一稔而二米霜
露下此程穗兮余與牧之豎披之雀鼠敗其秉穗兮
余與鄰之父刈之貢龠合於許下兮尚玉食之萬一
俾君父之啓魏兮相祀事而勿失昔文王之盛德兮
奔走商之暴虐蔑君臣而自恣兮吾何用乎此粟黻
冕兮茅蒲衮衣兮襍糗余力耕而胼胝兮藉豐草而
一息扣牯角而長歌兮聲中雲門之律歷山已蕪兮
鳥下喙其息芘有莘之臣日以遠兮野老鋤其故泥

計其食此兮月不能一鍾恥一夫之釋耒兮故爲無
所用於耕嗟聖賢之心兮余或識其微隱余誠遺望
不可逮兮復嗣歲之將興

剡谿舟中

浙江大浪如覆空鏡湖挾天雨復風我行獨到勾踐
國寒溪一溜蜿蜒通螫龍已臥潭谷底濕螢不照蒲
葦叢山林卑陋無枯拓霸氣埋沒惟蒿蓬是持初冬
未凝亘天地蒼莽日常暮涉江芙蓉不復採綠道野
菊誰能顧飢鳥遠馮長追隨夜聞悲鳴朝見飛前村
鷄犬護籬落此復何苦號其栖自傷憔悴少筋骨半
生逆旅長太息王家少年未省事扁舟往來何所自
百年有意存禮樂一飽未足謀通塞且能對酒長酣

歌聖賢有命可若何

新移瑞香舊曾作文忘之因今追憶云

一株當三春名花不易得百年等尋文不博千乘國
野人三十本強賣青銅百應伶附藹具苦爲薪米迫
移栽向明陽妃媛儼行列士膏合根性功用成宿昔
除香出淺紫泣露輕脉脉含愁欲誰訴折去情更惜
方求蔽芾陰未受搔擢厄嗟余自羈旅何以慰新客
懇勤深夜來少待山月白

送薛子長

藏冰待炎威織裘禦冬霰彼此互有適用舍空屢變
蘭菊倚戶出松柏參天見美質不必同倬幹非世便
薛生靜而敏器宇絕幻愿能文乃天姿脫穎酬始願

衆技逐高卑雜學徒貫穿趨聖由一途任重工自勸
古人文已立後世皎難銜媿余莫負荷期子幸無倦
送陳彥羣

雨洗蝗蝻餘涼生羈瘡後今朝江上峯淨失勞霧垢
舉觴忻有囑餞我同年友平居多契闊遠別方嗟咎
大郡得師儒高文興孝秀雍容入儒雅磨錯見瓊玖
衆儒治六學厥志存不朽量空計尋文汲海論升斗
因之入簪組併欲垂篆檣公才賦超卓傑立氣愈厚
火宿無餘煙菓實甘衆口書來幸細評副此頻矯首
題人扇

外德欲晦面目自蔽內德欲耀肝膽畢照二法相除
我則有餘穆如清風用之不窮

與英上人游紫霄觀戲述短歌

野水隨路曲東風得木鳴景物已和柔川原倍敷榮
茂桑高既條細草亦叢生眷言雲外士及此壘中行
南臨大陂出波面與心平道旁古精廬黃茅間荆榛
會集傾遠村裳衣自鮮明銀釵挿山丹歌笑喧嬰啼
何以勞比鄰炬收雜餽去年谷不飽白骨今縱橫
等爲造化後未究悲忻情歸來日已夕舊徑成溝坑
大車者誰子不寐方宵行死鬼未滿眉擗埴將安程
感此良自哂抱谷非鷗鷖

白紵詞

有美一人兮表獨處陟彼南山兮伐寒紵挑燈細緝
抽苦心冰花織成雪爲縷不憂絕技無人學只愁不

堪嫁時着鄭僑吳札今悠悠爭看買笑錦纏頭

王木叔祕監挽詞

美人昔來芙蓉傍山爲發靈水吐芒美人今歸在何處
簫哀鼓悲葬前罔我欲從之似雲出友風子雨游四方
夢魂無憑不可挽坐攬衰涕終摧歲

月波樓

下林百菓春自花屋藏汀陰泉着沙光風膩雪誰安
惜煩江蜜翠空欺斜愛君樓高出江上百里江山開
四向峻屏森聳遠更寒紋練縈回靜猶浪孤潮夜卷
西頭來海門推出冰摧鬼豈知星河遭映奪只使鶴
雀常驚猜此村風 淳且魯接樹移花今復古勸君
種學化兒孫不須倚妓呈歌舞

送陳子雲通判

劉全之太守陳子雲通判胡衍道知縣求嘉其有福周能臣語也

周子也復可憐人憂民憂世語轉新每妬吾州何巨
福通判乃得陳子雲

臨餐吐食嗟無餘幽情慘鬱時一舒感君善意過於
令周子之語良非虛

三月召龍頻鼓鑼喜作小雨恨不多移苗未了君已
去更借後福書歸禾

賦董季興玩書巖

玩書巖裏刻成真水簾花鬢春復春一朝歛策去何
所來者對之如古人美哉骨清神亦爽西瞻匡廬東
雁蕩滿車圖畫常載行到處名山留塑像

